

你穿到一个修仙文变成了一个试图勾引男主的恶毒女配，怎么办？

我穿书了，醒来在反派的床上。

这书名为「至尊龙王」，是一本超长篇男频后宫赘婿争霸文，而我成了龙傲天男主的恶毒女配老婆和病娇偏执反派的早死白月光。

这就是穿书的地狱难度吧？

钟毓秀躺在拔步床上，双手捏住被角，一双大大的杏眼落下两滴悔恨的眼泪。

她干不该万不该刷小说刷到凌晨，妈妈说通宵看书眼会瞎，现在比眼瞎更可怕的是——**她可能也许倒霉地穿书了！**

穿的还是万恶狗血的男频争霸文《至尊龙王》！天知道她为什么脑子抽风点进企鹅空间的小广告，看了一夜赘婿装逼打脸。

身后的男人翻了个身，将手搭在她的腰上。

为什么一只胳膊都那么重？钟毓秀又默默地流下了两行泪水。

地上的衣衫脱了一路，就着月光，看见男女两件外袍上都文着相同的家徽。

男频文里能有什么正经女主？她没穿成男主将来后宫中的一员，还成了他成功路上的垫脚石。

如果她没猜错的话，她正是男主未来的「妻子」，钟家大小姐。而她身后就是全书最大的反派，也是她远房，不知道表了多少辈的表弟——**谢屿樨**。

钟毓秀作为钟家独女，从小娇生惯养，要星星不给月亮。钟家老太爷年事已高，无力支撑偌大一个家族，又念及钟毓秀年幼，不谙世事，便想招赘入户。

此时男主龙凡天初出茅庐，救下发急病的钟老太爷，钟老太爷见他气度不凡，颇有才华，便起了招他入赘的心思。

再过三天，那龙凡天就要上门了。

而她一个作死女配会在大堂羞辱穿着寒酸，相貌平平的男频大男主，男主感念钟老太爷的知遇之恩，忍辱负重答应了婚事，却在心底埋下了芥蒂。

三年之后，龙王归位，赘婿重出江湖。

而她在男主大吼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」后，被男主狂扇耳光，跪地求饶，和其他男人的苟且之事败露于众，最后惨死在风雪飘零的小巷中。

鸡叫三声，东方既白。

钟毓秀叹了一口气，将腰上的手臂小心地挪开，用薄被掩体，伸出一只脚去勾地上的贴身衣物。

好不容易用大脚趾堪堪夹住了一件小衣，身后的男人醒了，嘟哝了一句：「秀秀，天还没亮呢，再睡一会。」

说着便像个八爪鱼一样缠住了她。

钟毓秀被缠得喘不过气来，扒拉开他的手，回头一看，好家伙，这埋在锦被里俊秀少年简直嫩得不像话。

面如敷粉，唇若施脂。

钟毓秀捂住热辣的鼻子，忍不住给了自己一巴掌。

「钟毓秀，你个禽兽！这你也能下手？」

此时，反派谢屿槿还只是一个寄住在谢家的小可怜。

钟毓秀背着他，强装镇定地系腰上的丝带。

灼热的目光像是火炬，掠过她的细腰又飘向她的秀肩。

钟毓秀手一抖，打了个死结。

「屿槿.....」

原著里应该是这么叫的吧？

「昨晚的事，是我对不住你。」钟毓秀叹了一口气，披上外袍，扭头宽慰他：「**你有想要的尽管说，我会尽我所能补偿你。**」

斜靠在绣枕上的男子揉着眼，打了个小小的呵欠，眼里带了一丝氤氲的水汽，分外可怜。

钟毓秀努力将视线往上挪，不看他露了半截的胸膛。

「秀秀，你昨晚叫了我一夜的槿槿，怎么一觉醒来就.....」，他眨巴着眼无辜地看着她。

钟毓秀咳了两声，心里疯狂的呐喊，大佬！你可是未来最大的反派 boss 啊，现在可怜巴巴的怎么像个被渣男始乱终弃的良家妇女？

「那不过是醉酒后的胡言乱语，当不了真。」钟毓秀利索地起身，「我这几天有事要忙，过后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」

「交代？」

「九品仙草，洗髓灵芝，还是药王宝典，我能给的，你尽管开口。」

谢屿槿咬了下唇，垂眸看她赤脚踩在红绒毯上纤细的脚踝：
「就这些？」

钟毓秀想了想，未来的大 boss 估摸着是看不上这些：「钟家现在还是爷爷做主，这是我手头能调动的。」

沉默半晌，只听得谢屿槿冷哼一声，翻了个身，背朝她阖眼又睡了。

钟毓秀瞧着他散了一枕头如墨的发丝发了一会儿呆，直到门外大丫鬟轻轻叩门才回过神来。

「大小姐，太爷吩咐让您一早就去城东羊拐胡同，找一户姓龙的，无论如何都让他收下咱们备好的谢礼。」

钟毓秀转过屏风，挡住了雯月探寻的目光。

「知道了。」

雯月换了身后的小丫鬟，拧了帕子伺候她梳洗。

钟毓秀看了她一眼：「你先下去吧，换秋萍来。」

雯月手一顿，顿时有些诚惶诚恐，不知道是哪里做错了什么。

「小姐.....」

「去。」钟毓秀就着盆里的水洗了把脸，不再发话。

雯月心知大小姐从小骄纵惯了，喜怒无常，只好默默退了出去。

洗漱完毕，穿好衣物，秋萍进门通报：「车马已经备好了。」

拔步床上的谢屿樨翻了个身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嘟囔了一句梦话。

秋萍眼观鼻鼻观心，连眼珠子都没转动一下。

钟毓秀吃了一口茶，拿上骄纵大小姐标配武器——九节鞭。

临出门前，吩咐了一声：「**照顾好表少爷，他要什么，想法子给他送去。若是我私库没有，就暂且先好好哄着，等我回来再说。**」

秋萍低头称是。

怎么讨好本书大气运子，这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。

这本赘婿文又臭又长，洋洋洒洒上千章，钟毓秀统共也就活了不到一百章。

按照穿书文的经验来看，她一个炮灰与气运子硬碰硬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

羊拐胡同九曲十八弯，仅供两人侧身而过。

钟毓秀下马，步行进入，小心翼翼。

走到胡同尽头，见小宅门前，一个打扮朴素，却生得极清秀的女子正在洒扫台阶。

那女子听见动静，拄着扫帚看着挤了一胡同的人，有些惊慌。

钟毓秀略一思索，端起标准的笑脸，上前道：「这就是龙神医的府邸吧？我是钟家的人，请问龙神医在家吗？」

女子怯懦地退了两步，微张了张嘴，却不发一言。

钟毓秀一拍脑袋，她怎么忘了楚怜是个小哑巴。

楚怜，男主第一个红粉知己，名义上的妹妹，从第一章跟到最后大结局，之后男主治好了她的哑病。她算是后宫领头人。

钟毓秀自然不会跟书里一样，因为楚怜是个哑巴就轻视于她。

别逗了，大男主文哪一个不是怼天怼地怼空气的，敢欺负他的女人，甭管是男是女都没好下场。

「我是上次龙神医在路边救下的老太爷的孙女，这次是给神医送谢礼来的。」

楚怜握着扫帚还是岿然不动，双眉微蹙。

眼前这女子恍若神仙妃子，明艳灿烂，一举一动无不洒脱自然。她听闻钟老太爷就这么一个孙女，前些日子发下文书全城招赘，无人不知。

钟毓秀脸颊都快笑僵了，可面前这小姑娘就跟个泥菩萨似的。

临近晌午，传说中的男主龙凡天背着药篓子回来了。

男主一出场就是与众不同，钟毓秀几乎不敢直视，更别提周身荡漾的气场让她觉得胸闷气短，脑袋充血。

龙凡天斜睨了一眼她，上前只问楚怜如何。

这回钟毓秀可没给楚怜下马威，楚怜只是摇了摇头，眼里还是浓浓的戒备。

钟毓秀揉着心口，**敢情这小姑娘是把她当情敌了。**

龙凡天十分冷淡，颇有一丝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的样子。

钟毓秀把该说的话快速过了一遍，撂下东西带着钟家的人便告辞了。

出了胡同，回头一望，只见这两人俱是眉头紧锁，一副始料未及的模样。

钟毓秀只字未提入赘之事，她见了龙凡天一脸吃了苍蝇的表情更让二人疑惑。

回到钟府。

秋萍来报，表少爷两顿没用饭了。

钟毓秀卸下九节鞭，愁眉苦脸嘟囔了一句：「难道我还得负责哄他吃饭？堂堂一个反派还能把自己给活活饿死？」

话是这么说，她还是草草吃了一杯茶，就转进了闺房。

「饭菜不合口还是底下的人伺候不好？」钟毓秀撩开金纱帐，软下声调问：「好端端地跟自己的身子置什么气？」

谢屿槿卧在里侧，脸色苍白，下巴看上去又尖了一点，眼尾一抹红，红得妖异。

「我吃不吃，与你，有什么相干？」

钟毓秀一噎，谢屿槿抬眼看她：「秀秀觅得良婿，还要我做什么？左右我不过是你一个玩物，趁此死了倒是干净。」

「什么玩物？何苦这么作践自己？」钟毓秀皱眉，「再说了，哪来的良婿？」

「羊拐胡同龙凡天，从穷乡僻壤出来的江湖游医，全府上下，谁人不知他要做新姑爷了？」谢屿槿冷笑一声：「**想来堂堂钟家大小姐，一个正经夫婿不够，还得多招惹几个姘头才是。**」

「我不许你这么骂你自己。」

谢屿槿抿嘴，撇过脸去。

「好了，」钟毓秀笑道：「槿槿，那些事都是下人们捕风捉影，他救了老太爷一命，我就得以身相许不成？咱们多给些钱财，或让太爷认他做了干孙子，也就罢了。」

「当真？」

钟毓秀点头：「你要是想做姘头，倒也未尝不可，偷着尝这滋味不比正经的来着刺激？」

「你想都别想！」谢屿槿脸色铁青：「你要再敢喝酒与他人做了这事，我便要先杀了你再自尽。」

钟毓秀摸了摸脖子，讪笑两声，不再逗他。

哄着小反派吃了两碗饭，又给反派打了一会扇子，总算是让他舒展了眉头。

见他睡得不甚安稳，她刚要唤秋萍去拿香来。

只见谢屿槿忽然惊醒，满头大汗，攥着她的手狠声道：「**你要是负了我，不消你开口，我立马就回苏州去。**」

钟毓秀一惊，额角流下一滴冷汗：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姑姑姑父过世多年，谢家嫡系人丁凋敝，你又能回哪里去？」

「谢家再没人又如何？我到底还是谢家的嫡子，虽说比不了你钟家财大气粗，但我若想走，随时能走。」

这话说得急了点，小反派支着身子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细嫩的脖子涨得绯红一片。

虽说是凶兽呲了牙，钟毓秀心里却痒痒的，她咳了一声撇过脸，不看他这一副脆弱的样子，生怕自己忍不住又动了手。

谢屿槿见她一脸漠然，双唇一抿，眼睛一红：「你无非是欺我离不开谢家罢了。」

钟毓秀听得真切，无奈地扭头承诺道：「我从未想过要欺你骗你，说过的话我拼尽全力做到十分，绝不会敷衍你。」

她把薄被盖到他肩头：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你再气也不该拿自己的身子置气，乖乖再睡上一觉，晚些我陪你一块用饭。」

谢屿槿定定地看着她，钟毓秀好整以暇道：「昨晚折腾了一夜，我都困得不行，又起了个早，听雯月说你也没歇上一觉，怎么，是还不累吗？」

谢屿槿的脸肉眼可见的白转红，耳朵尖都泛着红，他气得背过身去：「你给我出去！」

见他在被窝里气得抖，钟毓秀失笑，轻轻拍着他的背。

刚开始谢屿槿还扭扭捏捏的不叫她碰，后来倒向里头挪了挪，空出了小半张床。

钟毓秀向一旁候着的秋萍使了个颜色，秋萍悄悄进来将安神香点了。

「我就不陪你睡了。」她凑在他耳边低声说，「就借你这半张床歪一会，待会还得去爷爷那。」

半晌后，才听见他别扭地嗯了一声。

关于反派之所以成为反派的原因，钟毓秀看书的时候就一头雾水，只记得这小反派莫名其妙就强大了，莫名其妙的就成了幕后最大的 boss。

除了没跟主角抢女人之外，龙凡天每干一件事他都没少使绊子，反正把主角团折腾得挺惨。

最后大战之时，一千小反派集体强行降智，谢屿槿更是打到一半战斗力莫名腰斩，明明可以躲过主角的杀招，却跟中了邪一样上前寻死。

这本书结尾的时候，底下几百条评论三分之二都是骂作者烂尾，其余三分之一，大概都是钟毓秀刷的泪目。

她喜欢这个纸片人，作为反派，作者对谢屿槿这个角色着墨不多，关于他的出生、经历、思想历程统统没有提及，只偶尔在字里行间透漏一些：**他是一个孤独又「不正常」的人。**

睽花小筑内。

「爷爷。」钟毓秀提起一口气：「您欣赏龙凡天我能理解，我与他有一面之缘，此人非池中之物，来日必有大作为。只是招他入赘并非上上之策，但凡是个男人都有三分血性，如何肯屈就于钗裙之下？」

「你说得有理。」钟老太爷点点头，随即又叹了一口气：「只是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满城我再寻不到第二个能配得上你的人。」

钟毓秀撇撇嘴：「尚且不说他与我是否两情相悦，且说他身边已经有了红颜知己，依我前日所见，两人只怕早已成其好事。钟家的女儿怎么能与他人共侍一夫？」

「这也不难……」钟老太爷眼里闪过一丝狠戾，见钟毓秀皱了眉头，欲言又止。

「爷爷——」钟毓秀扶额，敢对男主的女人动手，钟老太爷只怕活不过三章：「世间好男儿众多，咱们又何必吊死在一颗歪脖子树上？」

钟老太爷没说话。

钟毓秀放下筷子，统共也就扒拉了两口饭，她还得留着肚子回去陪小反派吃夜宵。

毕竟临走前，小反派可是拽着她的衣带狠狠地「威胁」过她的。

「过两天钟家码头有一批货要点，刘管家要回乡了，要不咱们去请那位公子相助一二？」钟毓秀劝道：「金银财宝他看不上，料想权势地位没一个人不会不动心的。」

钟老太爷敛目沉吟，良久才微微点了点头：「罢了，先照你说的做。」

钟毓秀喜不自胜，兴奋道：「爷爷，这事就交给我，平日里你都嫌我不爱管家里的生意，趁刘管家回乡前我好好跟他学学。」

「你能这么想那当然是最好。」钟老太爷见她面色红润，忽然想起一事，神情骤变：「秀秀，我向来不约束你，但你也得给我注意分寸。」

钟毓秀一愣，钟老太爷脸色沉得能滴下水来：「钟家的大小事务都瞒不过我的眼睛，廊下谢家那小疯子有病，你要是跟他露水一场，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要是作了真——」

「秀秀，你是钟家嫡女，杀一个谢屿槿对于钟家来说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」

谢屿槿有病？

钟毓秀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雕花小筑的。

他是什么病？为什么爷爷说他是疯子？

钟毓秀脑海里关于原主的记忆一片空白。谢屿槿与原主如何相识？谢屿槿又怎么会跟原主滚到了一起，看小反派的反应，他对原主似乎有情？

谢屿槿见她魂不守舍地晃进屋，冷笑一声：「你还知道回来？」

钟毓秀回过神来，突然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晚归被逮住的丈夫。

「那，那个，爷爷跟我多说了两句.....」

「说什么？」谢屿槿摇晃着酒杯：「说我这棵歪脖子树何德何能够跟那人相比？廊下谢家小儿不过是一只蝼蚁，钟家大小姐感兴趣就撩拨一下，若是厌了，随时捏死便是。」

钟毓秀一惊，小反派眼神空洞，说着生杀大事语气却漫不经心，夜里凉风一吹，脖子后冷汗涔涔。

「你怕了？」谢屿槿眼神移到她的眉间：「得了，钟山那老头子三年前要杀我尚且还有五成机会，现在么.....」

他将酒杯往桌上一撂，杯子滚了一圈，褐色的酒液泼洒了一片。

「若是我与他同归于尽，秀秀，你说，你是先替他哭还是我？」

甭管是先替谁哭吧，钟毓秀将滚落的酒杯顺势一接：「槿槿，我发誓，有我在一日，定不会让爷爷对你下手。」

话既如此，她也就装聋作哑，不去问谢屿槿是怎么知道她跟爷爷的交谈内容。

好在谢屿槿没再开口，钟毓秀唤秋萍进来将冷掉的饭菜热了一遍，她倒是真饿了，吃了两碗银丝面，谢屿槿只夹了几块鲜笋便放了筷子。

钟毓秀拿着热毛巾擦了手，刚要吃茶，只见谢屿槿脸色越来越白，额间冷汗直流。

「槿槿，你怎么了？」

「别过来！」谢屿槿一只手撑着桌面，垂着头，额前长发遮住了神情，「我要回廊下去。」

说着勉力站起身，跌跌撞撞就要往后门走。

钟毓秀往前急奔两步就要去搀他，指尖还未触及他的广袖，就被一股毁天灭地式的强压瞬间弹开，她眼前一黑，还未分辨，体内真气疯狂运转，才没叫她太过狼狈地跌坐在地。

「小姐！」饶是秋萍稳重，这时候也吓得止不住哆嗦，「邪派……邪派……他使的真是邪派功夫！」

绣房一片狼藉，半扇门挂在框上摇摇欲坠，举目四望哪里还有谢屿槿的影子。

「秋萍！」钟毓秀缓过神，厉声道：「慎言！何来邪派？钟家名门正派怎么会有人练邪派的功夫？今日是我练功未来得及收手，这才闹出了点动静。爷爷那里若是问起来不许给我透露半个字。」

秋萍很快反应过来，磕头称是。

夏末秋初，天气反复无常，转眼间门外已经开始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。

钟毓秀念及小疯子，卷了一身蓑衣就往外走，她第一次使这书里所说的武力，运转十分生疏，好几次差点撞上钟家的院墙。

按书里的设定来说，她的能力并不弱，至少是中上水平，又集钟家所有资源于一身，前期还能轻松碾压男主。

而谢屿槿，他无父无母，孑然一身，承蒙钟家余荫已经是难得了，他若是练正派功夫又能强到哪里去？

钟家占了大半条街，廊下多为钟家远房亲戚和有头脸的下人所住。前后整六排房，无院无厅，来往人多且杂，孩子叽叽喳喳满地乱跑。

钟家大小姐突然出现在廊下，廊下众人心中揣测，脸上皆堆满了笑，牵扯住自己的孩子，有眼力见的仆妇上前套近乎：「姑娘怎么来了？也没叫雯月、秋萍几个跟着，廊下人粗野少教，冲撞了姑娘如何是好？」

钟毓秀一眼看过去，第一排的房门几乎都开了，没开全的也躲在门缝里偷偷瞧她。

「谢屿槿住在哪？」她心下焦急，眉间微蹙，见仆妇呆愣，又道：「罢了，我自己去找。」

说着就拨开挡在她前头的几个婆子，仆妇眼珠子都快掉到了地上，结结巴巴问：「姑娘找谢，谢屿槿？」

「是谢家那小儿谢屿槿？」

「廊下哪里还有第二个叫谢屿槿的？」

周围窃窃私语，钟毓秀眼一横：「知不知道他住在哪？」

仆妇颤颤巍巍指了指后巷，待她走后，廊下众人就跟油锅下沸水似的，瞬间炸了锅。

「我就说传言不虚，谢屿槿就是傍上了大小姐，你看看这都找到廊下来了。」

「长得好看也是本事，不然就他那阴沉性子，哪个姑娘能瞧得上他？」

「刘妈妈，小心说话，姑娘听见了可没你好果子吃。」

.....

钟毓秀直直走到第六排房舍前，才放缓了脚步，这里跟前头仿佛就是两个世界，安静得就像是从未有人住过。

她一间一间看去，直到最后一间，抬起手，却不敢叩门。

门前空无一物，透过窗可以看到里面寥寥几件家具，白天透不进光，晚上更加昏暗。

虽无人声，钟毓秀却知道那黑暗中有他。

她又是急又是气，手里抱着的蓑衣恨不得砸到门上。

「谢屿槿。」她真动了怒气，「开门。」

屋内无人应答

「不开门我就踹了。」

似乎是真不信她会踹门，钟毓秀运行真气，抬手就要强行破锁。

刚触及门，就感觉门内一股真气的阻挠。

「呵，真有本事。」钟毓秀以掌推门，暗自发力：「有本事你就再逃一次，这次最好把我给弄死，弄死后我做了孤魂野鬼再缠着你。」

屋内力量突然停滞，钟毓秀趁机破门而入，墙角一团黑影就要越窗，叫她抢在前头紧紧抱了满怀。

「你真是长能耐了谢屿槿，敢对我动手，你不怕我叫人铲了你这破院子，把你锁在我的绣房里，这辈子都别想出来了。」

怀里的人颤了颤，钟毓秀心顿时软了三分：「知道怕了？下次还跑吗？」

「还.....跑。」闷闷的声音又软又委屈，他缓缓抬起头来。

月光洒在他一张几乎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脸上，看到她眼里的诧异，与慢慢皱起来的眉头，他语气骤冷：「你也看到了，还不松手吗？」

钟毓秀手一松，他心里猛地一沉，还没等他奚落她不过是个满嘴仁义道德，实则贪一时之欢的女人时，钟毓秀又紧紧地抱住了他。

「槿槿，回去吧。」钟毓秀自嘲一笑：「我知道我现在也打不过你，喏，爷爷说捏死你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，现在倒瞧着是反过来了。」

她将他的长发用手指疏通：「也不是谁都想做蚂蚁的，所以，你现在想捏死我吗？」

良久之后，怀里人软了下来：「**我没有想杀你。**」

即便是那种神志不清的情况下，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她。

钟毓秀撩起他额前的发，谢屿槿垂下眼睑，看着地上投下的一片月光。

她轻轻吻了吻他的唇角，一触即分，见他的脸红了起来，眼睫颤抖，偏偏还是不抬眼看她。

「好好好，你自己走，我就这么一说。」钟毓秀急忙求饶，「我这也是看你虚弱不是？」

「没有没有，您不虚弱，收回真气成吗？你这样得把方圆百里的正派都给引来。」

「引来就引来，他们一块上也未必能打得过我。」谢屿槿还是收了真气，额头抵在她肩头，「**秀秀，我给过你机会，这是最后一次。**」

「嗯？」

谢屿槿转过她的头，她刚一张嘴，就被堵了个正着。她几乎喘不过气来，伸手要扒拉他，又被他攥住了手腕。

这小反派的毛越来越难顺了。

钟毓秀想替他疗伤，但她的真气一入体内，就像是石沉大海。

「别白费力气了。」谢屿槿靠在引枕上看书，似乎并不把攥着他手「玩」的钟毓秀放在眼里：「左右也就是两三月一次，挺一挺就过去了。」

钟毓秀收回手，趴在他膝上叹了一口气。

他从书中移开视线，盯着她的发顶，安神香袅袅而上，室内一片寂静。

雯月进屋通报，刚打起帘子还未开口，谢屿槿抬头看向她，雯月心一悸，一晃神那谢家公子已经转过头去了。

「小，小姐.....」雯月手脚冰凉，不敢再看，「龙神医来了，太老爷叫您去前厅见客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钟毓秀起身将小窗支了起来，确认桌上的茶是热的，小反派精神是好的，这才换衣准备出门。

只是秋萍替她梳发时，镜中的谢屿槿脸色并不好看，手里的书都给他捏皱了。

龙凡天这次并没有带楚怜，他与钟老太爷相谈甚欢，钟毓秀出来的时候，见钟老太爷眼里的喜爱掩都掩不住。

「龙少侠。」钟毓秀颌首示意：「上次我差人送给楚小姐的衣衫钗环她可还喜欢？」

龙凡天见钟毓秀有些不自然，但还是拱手谢道：「多谢小姐费心。」

送一次礼楚怜可能还会有戒心，两次三次，甚至挑着龙凡天不在的时候上门，楚怜就是块石头，也该被她焐热了。

从楚怜下手是第一步，让男主借钟家势力积蓄力量，后期感念钟家恩德是第二步，第三步么——

她眼角余光见雯月魂不守舍，杵在后头发呆。

不对啊，这丫头不是对男主一见钟情，龙凡天入赘之后，她还上杆子贴上去嘘寒问暖，成为红粉知己之一了吗？

雯月回想起那个眼神现在还心有余悸，谢家公子是怎么贪婪，痴迷又疯狂地看着她家小姐，甚至觉得因为她碍事，那一股杀气直冲她而来。

那一刻，她甚至认为他会真的抹杀她。

钟毓秀觉得这剧情有点拉胯，给老太爷使了个眼神，老太爷心不甘情不愿地提出要让龙凡天帮忙的事。

龙凡天推辞两次还是应了。

事了，钟毓秀跟着钟老太爷将人送到门外，龙凡天走出老远还是觉得浑身不得劲，可他一回头，只见人爷孙俩满脸堆笑的目送他，又想不起是哪里不得劲。

龙凡天一走，钟毓秀松了口气，安慰了一下痛失爱婿的老太爷，就要回去陪小反派。

刚走到小花园，她突然觉得浑身脱力，像是瞬间坠入了深湖。

秋萍急忙搀了一把，还没等钟毓秀运行真气，一股异常的力量如同江海猛地涌入她的体内。

「秋萍……」钟毓秀冷汗直流，抓着她的手往亭子走：「告，告诉屿槿，就说我有急事，不能陪他用饭了。」

秋萍见此都快急哭了：「小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」

钟毓秀趴在石桌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她知道自己绝对不是生病，又想起剧情，这时候才不到原书五十章，按道理来说她至少还有五十章的活头。

一个多时辰后，钟毓秀这才缓了过来。

她尝试用真气调用那一股异常的力量，突然，在耳边听到了滑动屏幕的声音。

等等，滑动屏幕？还是往前滑？

她集中精力，眼前的场景竟然开始奇异般地往后倒退。

倒退得越快，那滑动屏幕的声音越急。

她，她似乎有了回溯章节的能力？

小说前五十章大部分都是世界观介绍和男主的初期成长史，在小说没有描写到的间隙，钟毓秀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一闪而过。

那是五年前，抱着一把伞带着一个老仆从苏州来到渝州的谢屿樨。

「小少爷，等夫人病好了，老爷就会将我们接回去了。」老仆安慰道，「咱们在钟家左右也就是做客两三月，对了，来渝州前我还听说钟家有一女，比你大上半岁，要是你能与她交好.....」

「老赵，不必说了。」谢屿樨垂下眼睛，「寄人篱下，你我都得小心谨慎为是。」

而父亲，只怕是不会再来接他了。

钟家角门缓缓开了一扇，里面走出个管事弓腰请他进去，谢屿樨看了一眼身后的渝州大街，随即头也不回地向前去了。

「秋萍，屿樨当年带来的老赵现在在哪里？」钟毓秀睁开眼，急切问。

秋萍愣了愣：「老赵头？进府没两月就过身了，小姐好端端的怎么问起他来了？」

钟毓秀一窒，画面中看到的老赵虽然年迈但不像是多病缠身的样子，怎么短短两月就没了？

「小姐，大夫已经在外院候着了。」秋萍看了看钟毓秀的脸色，虽然难看但并无大碍的样子，「叫进来号一下脉？」

「不必了，给了赏银让他走吧。」钟毓秀揉了揉眉心，「对了，还是跟屿槿说我今儿不回去了。」

话毕，她起身直冲着马厩去了。

城北别苑，门窗紧闭。

钟毓秀气定凝神，快速回溯章节，直翻到第二十三章瞄了一眼，这时候的谢屿槿独来独往，老赵头已经不在旁服侍了。

「还没到？」钟毓秀往前又翻了两章，这才停了下来。

五年前，钟毓秀十五岁，武力突破小圆满境界，乐得谢老太爷大摆了三天流水席。

「苏州谢家？我只听过王家刘家，都是苏州大户，哪里来的谢家？」

「布政司经历？不过小小一个六品官而已，他爹谢崇景我倒是听我爹提过两回，做了十年外官也没见他往上升一升。」

「他谢屿樨算是个什么东西？不过仗着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缘分才进了钟家，吃钟家的用钟家的，还一副瞧不起咱们的样子。」

「等着吧，他摔坏了大小姐的红丝砚，大小姐还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？」

周围声音嘈杂喧闹，钟毓秀紧闭双眼，揉着额角消化剧情。

待她睁开眼，台上先生已经在授课了。她坐在首席，左右无人。

案上摆着笔墨纸等物，而砚台却落在地上，碎成了三瓣。

她盯着砚台出神，后面清晰地传来一阵阵抽气声。

「谢屿樨，我要说多少遍？卯时早课，你有哪一回准时来过？」钱先生放下书，气愤地看着门外狼狈的少年：「若是赶不到，我大可向钟管家去说，少你一个学生，咱们这学堂还办得下去。」

钟毓秀扭过头，看向门口，坐在她身后的钟延讥笑道：「你看他这样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从哪里捞上来的泥猴，咱们钟家个个体面，哪里有过这样的亲戚，真叫人害臊，若是我早就滚回苏州了，赖在渝州做什么？」

谢屿樨衣摆下沾了泥水，鞋袜尽湿，束起来的长发两三缕贴在面颊上，双目低垂，叫人看不出神色来。

「钟延，我记得你阿爷不过是我爷爷的忠仆，伺候了几十年，虽无大功，念在苦劳，爷爷才不过赐了主姓。」钟毓秀杵着下巴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：「倒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你也自觉是钟家的人了。」

钟延脸上笑意慢慢凝固。

「还有，谢屿槿要不要回苏州我说了算，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，听明白了吗？」

见钟延脸色煞白，唯唯诺诺应了，钟毓秀这才心疼地看着小反派。

先生训斥了两句，因着是课时也不敢耽误便叫谢屿槿进了屋，谢屿槿抬脚进屋，只环视了一周便又缩回了脚，抿紧了唇在一边站着。

「怎么着？还得我三跪九叩请您进来？」

众人当堂大笑，前仰后合，好不热闹。

钟毓秀看向西侧，堂中十来席，他那一席在角落，也不知是谁把他的矮桌给搬走了，只留下一个破垫子。

她冲门外伺候的秋萍使了个眼色，秋萍心领神会，虽不明白小姐的用意却还是命人去搬桌子，他那地方靠着窗，又是风口，外面飘进来雨丝，垫子湿了一片。

「放我旁边，再去拿个火盆。」

众人忽然静默，齐齐看向钟毓秀，就连钱夫子都摸不清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

「谢屿樨，坐这边来。」钟毓秀示意，她实在没办法对可怜兮兮的小反派不心软。

谢屿樨抬眼，深深地看了一眼钟毓秀，又皱了皱眉头，没有说话。

「过来吧，再烤烤衣服。」他都湿透了，外面那么冷。

谢屿樨还是不语，两人就这么僵持了一会，就在钱夫子都要忍不住开口时，谢屿樨抬脚进了屋，然后朝自己原先的位置走去。

他从容地撩开袍子跪坐下，又打开书，雨水顺着他的鼻尖滴落在书页上，晕开一片。

「谢屿樨！你不要不识抬举！」钟延指着他破口大骂：「大小姐叫你坐在她旁边是看得起你，你算是个什么东西……」

「钟延。」钟毓秀冷冷地盯着他：「闭嘴。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。」

案几没叫人撤下去，火盆燃了又逐渐熄灭，剩下一堆白灰。

钱夫子授课后谢屿樨径直就回去了，钟毓秀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雨幕中，她认出他手里那把伞还是进府那把，已经折了两根伞骨，破了一个窟窿。

「小姐，这可是上好的红丝砚，整个渝州才不过三方，现在打碎了，太爷要是问起来这可怎么交代？」

「既是砚台，为何跟琉璃似的一摔就碎？想来也不过是外人吹嘘，爷爷要是问起来就说是我随手摔碎了便是。」

秋萍一张脸都皱成了包子，钟毓秀看着碎砚，想了想还是用布包了去了廊下。

这不是她第一次来廊下，这一回跟着秋萍等一众侍女。

彼时，谢屿槿还没住在角落里，钟家安排的是廊下的独门小院落。

秋萍上前叩了叩门，没多大一会儿一个老头过来开了门。

「姑娘找谁？」

秋萍退下，露出身后的钟毓秀来。老赵头定睛一看，忙道：「大小姐。」

钟毓秀微微颌首：「赵叔，谢屿槿他——」

话还没来得及说完，老赵头已经匍匐在地，连连告饶：「大小姐，我家小公子年轻气盛，不懂规矩，有什么得罪的地方还请见谅。」

钟毓秀皱了皱眉头，一旁的雯月叉着腰数落起来：「你也知道他不懂规矩，他今儿摔了咱们小姐的砚，那红丝砚价值千金，学堂里人都知道躲着生怕碰了，偏生他给摔成了三瓣。」

老赵头一听，面露苦色，一脸灰白。

他沉默了半晌，站起身垂首道：「大小姐稍候，老奴进去片刻。」

说罢便朝里去了，钟毓秀喊也喊不住。

未几，老赵头捧着一个布包出来了：「大小姐，这是从谢家带过来白玉璧，虽然比不上红丝砚，但还请小姐收下，剩下的.....剩下的.....」

剩下的就他嘴唇哆嗦却再也说不出口了。

入府一月余，上下皆需打点，廊下龙蛇混杂，少不得有捧高踩低之辈。他们见谢屿樨不过一个谢家弃子，钟家无半点厚待，便欺负到头上来了。

这摔碎了东西找上门要赔的不是一次两次了，而谢家带来的东西除去这白玉璧所剩无几。

「老赵。」谢屿樨不知何时站在了门外，他看了一眼「气势汹汹」的钟毓秀心下了然，他怎么会认为钟毓秀这样的大小姐会大发慈悲？

「那砚台不是我摔碎的。」谢屿樨的声音并不是很大：「我一进门那砚台就已经摔碎了。」

「空口无凭，有什么证据说不是你摔的？」雯月问。

「我没有证据。」谢屿槿慢慢攥紧了拳头，嘴唇微白：「不过要是我做的，我不会不认。」

他抬头定定地看向钟毓秀，钟毓秀眼睫一颤，心跳有些失禁。

谢屿槿这一丝少年的脆弱感，简直太致命。

「我信你。」钟毓秀偏头对老赵头说：「白玉璧好生收着，爷爷诸事缠身，屿槿来钟家月余未曾好好招待，这院子便不要住了，我吩咐人收拾了东院，那里朝阳，暖和又干净，明儿就搬过去吧。」

主仆二人皆愣在原地，钟毓秀又问：「你在苏州可有练过武？两个月后大考，兵器准备妥当了吗？」

见谢屿槿皱眉，钟毓秀点了点头：「那便是没有准备了，也罢，现在准备也还来得及，我去兵器库给你掌掌眼，若有合适的差人送来。」

说着她便示意秋萍等众丫头将干净的被褥衣物奉上，还有一簪银丝炭。

「你——」谢屿槿唤住要走的钟毓秀，心下满是疑惑，却不知从何开口。

「你往后，」钟毓秀回眸笑道，「可以唤我姐姐。」

她回溯章节可不仅仅是为了逗逗反派，更重要的是阻止谢屿槿黑化，改变他的结局。

毕竟，他后来死得也太惨了。惨到她能连刷二百条评论大骂作者是个「后爹」。

夜幕降临。

老赵头端着热水进了屋，谢屿槿还坐在案前练字。

「更深露重，火盆还是点着吧。」老赵头放下水盆，用火钳拨了拨尚有余温的灰炭，「大小姐送了几百多斤炭，小厅都快堆不下了，送炭来的秋萍姑娘还说这只是一个月的量，要是不够，只管去要。」

火盆燃了起来，果然是上好的银丝炭，没有异味，更不会有黑灰沾附在衣物上。

暖暖的火光照着老赵头缺了牙满是皱纹的笑脸，谢屿槿手一顿：「老赵，你的病——」

「公子放心，秋萍姑娘还带了大夫来给我号脉，大夫给我开了药方。」

老赵头眉头紧皱，随即又舒展开：「那药方子不好配，秋萍姑娘说大小姐吩咐了，只要能寻得到，不论价钱几何。」

老赵头絮絮叨叨将钟毓秀的好来来回回说了三四遍，挑了灯准备出去时还感叹：「大小姐真是好心肠。」

谢屿槿手指收紧，笔在雪白的纸上划下一道粗黑的墨迹，钟毓秀她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？

他已经不是七八岁的稚子，别人一丁点的好处就能叫他感恩戴德。

他更相信这世间所有的善意都是明码标价的，总有一天会叫他如数偿还。

「谢屿槿，我听人说你母亲是个疯子，现在被关在家里三年多了，是不是真的？」

「钟延，你从哪里听说的？」他母亲是咱们庆阳钟家那一支的嫡女，贤良淑德是出了名的，怎么会是个疯子？

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，我爹从苏州走货的时候听说的。苏州城都传遍了，钟家嫡女也就是谢夫人去上香的时候突然发病，胡言乱语又是唱又是跳，三四个粗壮的仆妇都拦不住，还脱了外衣奔出了二里路，这事可不是我瞎说，多少人瞧见了。」

「我的个乖乖，要是我哪里还有脸存活于世。」

「谢屿槿，你娘是个疯子，你该不会也发疯吧？」

谢屿槿抓着笔的手指节泛白，浑身微微颤抖。

「我说，」一个头戴牡丹的傅粉男子歪在他身侧：「就算是疯子我也不怕，他那病还会自己脱衣衫，多有趣儿。」

「胡三，院里三四个相好还不够呢？咱们谢小爷现在可是大小姐看上的人，廊上廊下都传遍了。大小姐这几天可宝贝着

呢。」

傅粉男子以扇遮面，窃笑道：「大小姐也就是瞧一乐，你当她真有那心思.....」

话音未落，胡三只觉得天旋地转，周围一阵骚乱，整张脸仿佛瞬间瘫了一半。

「谢屿槿发疯了！谢屿槿发疯了！」众人大骇，只见堂上谢屿槿周遭桌椅板凳碎成了渣滓，一袭青衣浑身杀气，双眼通红。

胡三好歹武力不弱，挣扎着爬起来啐了一口血沫：「谢屿槿，今儿是你找死！」

两人一触即发，渝州尚武，学文不过为修身养性，其他人均退到院内作壁上观。

初时胡三还略占上风，可谢屿槿招招取人要害，武力凌厉霸道，像是一把利剑，横竖杀气四溢。

「谢屿槿这不要命的招式是从哪里学的？」钟延瞧得浑身发毛，那哪里是人，分明是恶鬼。

「我瞅着谢屿槿这不是咱们正派的功夫，你见过正派用这些招式的？」

「你可别乱说，谢家虽不是大户，也是有名头的正派人士.....」

众人看得胆战心惊，开头还担心胡三不小心把谢屿槿给弄死了，现在倒担心起胡三还有没有命。

「住手。」一道红光掠过，威压之气瞬逼全场，将两人生生分开。

谢屿槿本就力竭，只凭着一股气强撑着，血糊了双目，只隐约见面前飘近一道红影，那红影张开双臂，将他抱了满怀。

「槿槿……」钟毓秀还未唤出口，就被谢屿槿一口血吐在了前襟上。

钟毓秀是又气又心疼，真气不要命似的往他体内输，她半抱半扶着这个血人似的谢屿槿忍不住喊：「现在弱得要死还敢喊打喊杀，你不要命了吗？」

一旁的胡三只吊着半口气了，好不容易叫人用真气续了命又恶人先告状：「大小姐，是这小子先动的手……」

谁知钟毓秀挑眉冷笑道：「别说他想动手揍你，连我都想弄死你。我长了两只耳朵一双眼睛，你也不消说什么，伤好之后滚出钟家，别让我再在渝州看见你。」

别人不心疼小反派，她可心疼着呢。这么多些血，得喂多少东西才能补得回来？

她打横抱起昏迷过去谢屿槿，小反派太轻了，她被武力锻造过的身体竟然不费吹灰之力。

待他转醒，已是漏液时分。

钟毓秀正捧着一把剑在灯下仔细查看，见他醒来笑问：「渴不渴？饿不饿？」

他盯着帐顶默然，钟毓秀只得搁下剑倒了半碗水到床前：「**要我喂你？**」

谢屿樨喉间微动，声音沙哑：「你有什么目的？」

「我能有什么目的？」钟毓秀将碗放在一旁的矮几上：「你一无钱财二无权势，而我又什么都不缺，你说我能图你什么？」

谢屿樨偏头看向床内，阖眼不语，这几日风言风语不少，廊下有好事的老婆子说钟毓秀八成是看他长得俊俏，图他的身子。

思及此，他忽然羞恼地睁开眼，恶狠狠地冲她道：「你一个女子，知不知羞？」

钟毓秀一愣，挠了挠额角，他躺的是她的秀床不错，但她房里比较方便疗伤也是真的，好端端的突然为着这点事就气了？

「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？」

「无须你假仁假义，我就是被人当场打死无人问津也不干你的事，更不能为了前程，而委身……」

见他扭头死活不看她，钟毓秀更冤了：「我的屋子怎么说也比你那破院子强上百倍，你不愿在这躺着我待会送你回去就是了。」

「你……」谢屿樨气急，脸上红晕妖异：「便是如此，你还要挑地方吗？」

「这不得挑地方？被人看见了，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。」

他可是偷偷在练邪功，今天还差点被人当场给识破了。谢屿槿只觉得羞愤至极，挣扎着就要下床。

「你别碰我。」他一把推开她的手，讥讽道，「被人看见了不会有损你钟大小姐的清誉吗？」

不知道他在气什么，钟毓秀只见他气息不稳，无奈伸手封了他的穴道，扣住他的命门。

「你就是气我恼我，也不该拿命来要挟我。」话一出口，钟毓秀便知自己糟了，怎么就跟之前哄小反派一个调调了？她真想给自己一个巴掌。

松开手，偷眼瞧了一眼小反派，小反派看着她有些出神。

她软下声劝道：「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学来的邪派功夫，但现在走向正途还来得及，屿槿，我知道邪派功夫一日千里，但实在是损寿命。」

「与你有何干系？」谢屿槿喃喃道，「我与你非亲非故，是死是活.....」

钟毓秀看着他：「你若是死了我必定是要先为你哭一场的，不，是哭十日百日，日日如此。**你无须说这些自暴自弃的话，你活着我便陪你一日，等我哪天先死了，你也要好好活着。**」

谢屿槿嗤笑一声：「什么死不死的，我倒是不知道与钟家大小姐何时这么熟了。」

话虽如此，他却轻轻抿了嘴，神色缓和了几分。

钟毓秀轻笑，五十章之后他们俩可熟得不能再熟了。

小反派的伤势不轻，说了会话之后就闭上了眼。钟毓秀仔细盯着，没成想到了后半夜还是发起热来。

看着小反派半睡不醒，整张脸飘着妖异的红晕，微微喘着气，还小声地喊着「热」。

她伸手一探，额头滚烫，谢屿樨的雪白的里衣被汗水洇湿了大半。钟毓秀心下焦急，吩咐人去请大夫，又打发人去唤老赵。

也不知是老赵腿脚不利索还是廊下实在相隔甚远，等了大半盏茶的时间，也不见人影。

钟毓秀起居向来不假人手，一时冲动便掀开了被子，摸到谢屿樨的衣带就要去解。

谢屿樨烧得迷迷糊糊，只觉得一只突然探向他的腰际，习武之人向来警觉，反手抓住那人的手腕，睁眼瞪去。

见是钟毓秀，他只觉得这腕子比他还要烫。

「你……」话未出口，他就咳嗽连连，长睫湿嗒嗒的，分外可怜。

钟毓秀端了茶，就着他的嘴送了半盏，解释道：「我给你换个干净的衣衫。」

「老赵呢？」谢屿樨略缓了过来，一只手撑着身子有气无力问。

「派人去请了。」

谢屿樨默了默，终究是过于虚弱，支撑不住仰面躺在了床上：「那等他来。」

门外万籁寂静，连声咳嗽都不闻。秋萍雯月等一众小丫头大气不敢出全候在屏风外。

又等了半盏茶的工夫，钟毓秀实在是等不及了，她突然站起身，挥手落下两边纱帐，纱帐层层叠叠，外面只瞧得见一道模糊的影子。

谢屿樨半睁开眼，只见钟毓秀极快的出手封住他的穴道，抽出他的腰带，谢屿樨口不能言，眼睛都瞪大了。

「别这么看着我。」钟毓秀抓着他的腰带扬了扬，「我到底还算是个君子，等到以后……唔……」

要是有可能，她还想顺便改了她睡了小反派的事实。

钟毓秀将其覆在眼上，兴许是过于激动，在脑后打了死结。

摸到胸膛，小反派的心跳犹如擂鼓，浑身僵硬如铁。褪去外衣，丢出屏风外。

秋萍等人只见一物落在眼前，待看仔细后，面面相觑，红了大半张脸。

扶他半坐起，将里衣褪至胳膊肘，钟毓秀拧了热帕子，极快地将他擦拭了一番。擦到腰际，即便是被封住了穴道的谢屿槿也止不住颤抖。

钟毓秀一顿，她记得小反派「痒痒肉」很多，无论是亲还是偶尔的触碰，都能叫他红了耳朵尖，一脸委屈地看着她。

越想越歪，钟毓秀加快了手上的速度，飞速替他裹好干净的里衣盖上了被子。

至于下面，还是得等老赵头来了。

钟毓秀解开衣带，适应了好一会才发现床上的小反派不知什么时候冲开了穴道，此时正别过脸看着床里。

「我……」钟毓秀常觉自己算能言善辩，此时只恨自己笨嘴拙舌。好在秋萍领着大夫进来了。

大夫仔细号过脉，开了几张药方，领了赏银而去。钟毓秀就着油灯细细看配方，生怕用了什么虎狼之药。

她并不懂医术，只看一样便翻一遍书，顺道叫秋萍帮着参详一二。

此时已过四更，谢屿槿偏过头看向灯下那人，兴许是困了，她打了个小小的呵欠，又拍了拍脸强打起精神。

「秋萍，劳烦你亲自去煎，旁人我不放心。」钟毓秀交过药方，再过两刻钟，她就得去跟爷爷请安了。

老太爷讲规矩，晨昏定省必不可少，迟则生疑。

她回头看谢屿槿，他还背对着她，不知是睡还是醒着。

她放轻了脚步上前替他盖好被子，退了出来。

草草洗漱一番，裹上狐裘，天空飘飘扬扬开始下起了小雪。

「老赵头呢？」钟毓秀边走边问，「我不是吩咐了，要是天黑路滑不好走，就叫两人抬他过来吗？」

雯月眼神微闪，支支吾吾了半天。钟毓秀拧眉看向她，她才咬牙道：「老赵头昨晚没了。」

「什么？」钟毓秀犹如晴天霹雳，「没了？好端端的人怎么就没了？」

「奴婢也不清楚，只听传话的人说叫了好久都没醒，人走得急，没见什么病痛伤口的。」

钟毓秀只觉得手脚一寸一寸凉了。

强打着精神跟老太爷请过安，钟毓秀也不知是怎么走回闺房的。

回来时，见谢屿槿已经能靠着引枕慢慢喝药了，脸色虽白，但气鼓鼓瞪她的精神头挺足。

门外不到两个时辰就积了一层雪，丫鬟们穿着蓑衣撑着纸伞哒哒地走在庭院中，小丫头玩雪手指冻得通红，跺着脚，银铃

般的笑声传得很远。

「**你在看我吗？**」钟毓秀将窗关上，一朵雪花落在她手背上，很快就融化了。

谢屿槿飞快地转过脸，并不搭腔。

她走到桌前，将冷掉的药搁到托盘里，屋里烧着银丝炭，暖烘烘的像是春季。

「屿槿。」钟毓秀轻声问，「你想不想回苏州？」

床上的少年没有说话，只挪了挪脑袋，发丝落在床沿边。

之前他总说要回苏州，倒也没有一回真的回去过。

「渝州半月一次渡船，算算也就是七日后，我听闻姑父前段日子升了官，少得要庆贺一番，你既为长子，自然是要回去的。我替你收拾行李，渝州特产不多，多为干货，对了，你不是喜欢吃渝芽豆腐吗？我叫人做上两桌，要是好生存着，到了苏州也.....」

「**你想让我走？**」谢屿槿转过身。

「怎么会？」钟毓秀苦笑，「这不是怕你想家么。」

「那我要不要回苏州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插手！」谢屿槿气极，胸膛剧烈起伏。

钟毓秀见此一个箭步冲上前抱住摇摇欲坠的他：「好好好，都怪我多管闲事，不回去便不回去。」

「让开——」小反派虽然在病中，却还是把她推得退了半步。

钟毓秀心疼地看着喘粗气的他，看着看着，只觉得鼻子一酸，眼前就模糊了一片。

「真是好笑，欺负我的是你，你怎么倒先哭上了？」

钟毓秀撇过头，她足足想了两个时辰，老赵头死得太不寻常了，她好吃好喝大把药材养着，老赵头到了这个时候却还是死了。

就像是这本破书的走向永远无法改变一样。

她想让他回苏州，也是想着差不多再过三个多月，谢母的死讯就会传到渝州，这时候赶回去，兴许还能见上谢母最后一面。

「我去习武场，晌午再回来陪你。」钟毓秀一把擦干泪，转身就往外走。

外面大雪纷飞，说去习武倒不如说是故意躲着他。

谢屿槿地盯着钟毓秀远走的背影，慢慢收紧了手指。

知道老赵头死讯的谢屿槿整天都没有说话，钟毓秀怕他憋出病来，几次诱他开口。

半躺着的谢屿槿良久才轻轻说了句：「我没事。」

这比说有事的谢屿樨更加惹人心疼，钟毓秀看着心如刀割。

回苏州的事还是提上了议程，钟毓秀派人驶小船去了趟苏州，果然听闻谢夫人病重的消息。下人表明身份后，谢崇景似乎记起还有这么个儿子，修书派人来接。

谢屿樨几眼扫完书信后放在了一边，微微皱起了眉头。

彼时的钟毓秀叉着腰指挥小丫鬟们打包行李，东西摆了一地，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。

他一个病人，坐在桌前吃茶，也要被秋萍好几次「提醒」：「公子，您脚抬一下。」「公子，您端着茶去那边吃吧，桌上要放小姐带的药材。」「公子.....」

他抿着唇有点委屈，可底下的丫鬟们跟谢屿樨处久了，倒也发现这半大的小公子看着不好相处，实则心心念念都是小姐。小姐走到哪里，他的目光就追到哪里。

小姐好几次发现他偷看，他还死鸭子嘴硬，犟着脖子冷冷地说没有。

「谢屿樨，我与你说的你都听到了没？」钟毓秀气恼，都说了两遍了，这人端着茶杵在那跟柱子似的。

「不可用邪派功夫，早日回归正道。身体如有不适，及时告知。不许不说话，冷热饥饿需与你说。」谢屿樨字字清晰地阐述了一遍，他心中无甚悲喜，只是有些茫然。

渝州到苏州需走十二日水路，谢屿樨踏上甲板时恍如隔世。

一年前他与老赵头主仆二人到苏州瓢泼大雨，今日他乘船回苏州却是旭日东升，春暖花开。

「你.....」谢屿樨看向身侧的钟毓秀，她走姿僵硬，往常总在人前，现在落在他身后。

「无事。」钟毓秀扬起笑脸，走快了两步追上他，「昨儿练武崴了脚，擦了药膏还有点不利索。」

谢屿樨默然，并未追问，悄悄地放缓了步子。

快船疾驶十日有余，赶到苏州谢府时，谢夫人刚巧能起身了，神志清晰，能叫出几个贴身大丫鬟的名姓。

钟毓秀为客，自在外厅。虽是女子，但这世界向来不以男女论高低，只以武力分高下，谢家男主人谢崇景亲自在大门外迎接，其间客套，不在话下。

谢府不大，庭院精巧为主。谢屿樨伴她坐了半日，没一点要去探病的意思。

少年少女如是端坐，谢父含笑坐在上首，外人不知，倒都像是客一般。

谢崇景去里间更衣，钟毓秀忍不住道：「屿樨，你还是先去见你母亲要紧。」

谢屿樨没吭声，兀自站了起来。

见他还站在原地，钟毓秀忍不住推了他一把：「去啊，咱们一路上紧赶慢赶，不就为着你能多瞧姑母一眼？」

谢屿樨下巴绷得极紧，半晌才微启薄唇：「无甚可说，为何要见？」

钟毓秀一愣，顾不得许多，只当是他近乡情更怯，边拽了他的广袖，往前一带：「我陪你去见，你为长子，无论从前如何，为母侍药总该是你要做的。」

两人掠过抄手游廊，一路疾走，迎面碰上些丫鬟小厮见到谢屿樨，俱是一惊，随即仓皇下拜。

钟毓秀只当瞧不见，倒是广袖下的谢屿樨的手收紧了几分。

一路闯进后宅，无人相阻。屋外只守着两个老仆，一个端药的媳妇子。

那媳妇看见他，眼珠子都瞪大了两分：「公子这么早就……」

谢屿樨微微用力，扯出衣袖，抬脚进了屋。

屋里浓重的药味熏得他半眯了眼，谢母半卧在榻上，瘦得只剩下把骨头。

她神色尚好，脸上还带着淡淡的红晕，翻着一册话本，时而哭泣时而轻笑。

谢屿樨随手将落在地上的话本捡了起来，拍去灰尘，放入一旁的书架。架上没摆一件古董器物，从上到下放着几百册话本，

神话志怪到违例禁书，应有尽有。

许是谢屿槿遮了光，谢母从书中抬起头来，逆光中的少年长得比他的父亲还要高了。她歪了歪头，思索良久才怯怯道：「你是谁？怎么在我的闺房里？」

谢屿槿坐在床前的雕花木凳上，端起药碗，探了探温度。

见他不言，谢母微微撇了嘴：「又是个没意思的哑巴。」

她不认识自己的儿子，无论是发病前还是发病后。

为母侍药吗？从小便无半分慈爱，如今又如何能跨过那道坎，作出一副母慈子孝的模样？

他侧目看向门外，钟毓秀正拉着那位伺候的媳妇子说话，隐隐约约听见几个「神医」、「好药」的字眼。

呵。

她到底是了为什么？

「我跟你说了个秘密，咱们都是假的，只要等我死了就能出去了。这药是假的，宅子也是假的，我们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都是假的。」一只骨瘦如柴的手猛地抓住了他，「你说书里的人看书是不是很有趣？哈哈，我看了半辈子，连一个话本都没记住，你猜这是为什么？」

谢屿槿皱起眉头，手中褐色的药汁洒出几滴。谢母将手中话本狠狠地掷在地上，面目狰狞，她双手攀附着他的小臂声音压得

极低：「**因为话本里一个字都没有啊！**」

风吹过地上的书册，纸上的字迹清晰可见，他推开她的手：
「你疯了。」

谢母身形一晃：「不，是只有你能看得见，这里的一切全都是为了你，为了你.....我们都毁了，我出不去了，苏州，我只能在苏州.....谢崇景，你个天杀的畜生！你把我的屿槿送到了哪里？」

屋里的情形吸引了门外钟毓秀的目光，谢屿槿脚下一顿，将药碗搁在桌上：「你好好养病，若是想出苏州，我.....」

我能带你去渝州。

「渝州？」谢母忽然冷静了下来，脸色灰败，看向钟毓秀，了无生气的瞳孔忽然一亮：「真耀眼啊.....她是她是.....」

「她是外面的人。」谢母激动起来，拍手叫好，「好好好，外面的人既然能进来，**那我也能出去，我也能出去了！**」

她像是一个顽童，笑得恣意快活，眼角都带着泪花。

钟毓秀门口听见动静，正欲进门，只见谢母突然发难，双手成爪，直扣谢屿槿命门：「槿槿，跟娘一块走吧，娘带你出去！」

谢屿槿本就不设防，体内真气运作就要挣开谢母，邪派真气何等霸道，咔咔几声谢母手骨寸寸断裂，她却像是感觉不到痛楚一般纹丝不动，脸上是让人窒息的绝望：「**你得不到她的.....她**

和我们是不一样的，槿槿，书里人太痛苦了，死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.....」

「得不到，我会让她和我一起死。」谢屿槿抓住她的手腕，
「母亲，外面的人又如何，我要拉她进来，即便这里是你的地狱。」

谢母一愣，钟毓秀趁此机会封住她几处大穴，将她双手挣脱，
信手扯过一条绸带缚住她的双手。

谢母半点动弹不得，直愣愣地看着床顶，半晌才又哭又笑：
「痴儿，痴儿！」

座下一片狼藉，钟毓秀扭头见谢屿槿脖颈处红肿一片，顿时怒火中烧：「为何不还手？」

谢母分明身怀武力，乘人不备下手杀了小反派并不是什么难事。

「那你为何不告诉我你有腿伤？」谢屿槿直面她道：「什么习武崴了脚，不过是你敷衍我的罢了。」

方才钟毓秀动手明显身形缓慢，下盘不稳，谢屿槿这才看出这不是普通的扭伤，只怪她一路装得太好。

钟毓秀哑口无言，起身欲走。

他一把拉住她的衣袖，头一次在她面前放低了姿态：「你与我说，无论是谁.....」

「与你无关。」钟毓秀直勾勾地盯着他，「我年长你半岁有余，行事如何自有我的分辨，说与不说，要不要哄骗与你，不需要提前跟你打招呼。」

说罢，她抽离衣袖，径直出了门。

待走出好远，她才捂着心口，支撑不住靠在了一边大柱上，错了错了，一切都错了。

事已至此，只怕小反派已经对她动了情。

再串联五十章之后的剧情，她回溯章节很可能就只是填补了小反派与她相处的所有细节，这就为什么解释得清，后期小反派会一副爱惨了她的模样。

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必须划清界限，毕竟跟一个书里的炮灰女N产生关联不是一件好事。

几天前，钟老太爷就已经察觉出她跟谢屿槿之间的种种，扬言谢屿槿要回苏州自然好好相送，钟家嫡女想要跟去，那得等他钟老太爷死了再说。

钟毓秀好话说尽，不得不使出影视小说里的常见苦肉计，在大雪中跪了整整一夜，要不是她有武力硬撑着，只怕就要当场交代了。

那夜的风吹得她昏死了几次，身上的衣衫湿了干又干了湿，嘴里不停地喊着：「爷爷，求求你。」

钟老太爷无法，睁一只闭一只眼让她来了。

扎扎实实跪了一夜的青石板，一路上膝盖烂了又烂，伺候她的秋萍不知道掉了多少眼泪。

如此这般，到头来，她还能抽身而出吗？

谢母过身是在三日后的子时，这个看了一辈子话本的贵妇人，临走时叫人烧了所有的书。

诸多事宜，谢屿槿半月不见踪影，渝州来信催了又催，钟毓秀下定决心，将所有带来的银钱留下，闲暇时物色了几个庄园，买了几家临街商铺，将一切准备妥当，便带着几个贴身丫鬟快船回了渝州。

渝州三月，柳絮花开。

两个月前，苏州那边传来消息，谢崇景在赴任路上遭人劫杀，尸骨无存。谢屿槿带人赶往收敛衣物，谢家无主，一夜之间树倒猢狲散，只余嫡系两三支留于祖屋。

「秋萍，上次看那庄头靠不靠谱？还有那些商铺掌柜的，屿槿从未沾手过庶务，那些人蒙骗与他可如何是好？」

「小姐，您这话今儿可问了八遍了。庄头咱们独独签了契子，他要敢耍心眼，可没他好果子吃。」秋萍嘟囔了一句：「再说了，就您觉着谢公子不通庶务，什么都得您操心呢。」

钟毓秀没听清她的话，挽了个剑花又回首问：「秋萍，再从我的月银里匀出二十两送去，以后每月都是如此，万万不可短了他的花销。」

秋萍领命退下，钟毓秀心事重重，剑招练得断断续续，忽然她耳朵一动，撤步后仰，迎面青锋寒气逼人。

一剑未中，来者迅速后退，钟毓秀也不是个绣花枕头，顿时杀气充盈，挽剑反刺，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过了几招。

这招式有几分熟悉？钟毓秀心里嘀咕，待两人双剑相向，她才看清楚双眼通红的谢屿槿。

慌忙收手，这时候已经来不及了，她只得一偏，身体差点撞上了谢屿槿的剑。

钟毓秀奋力格挡，好在她功力深厚，谢屿槿未用邪派功夫，尚且能胜他三分，击退他半步，她毫不恋战，飞身投入屋内。

大户人家的主屋内不可能没有机关暗器，谢屿槿似乎知道此事，执剑停在屋外。

钟毓秀回首看他，他穿着一袭白衣，发丝微微凌乱，同色发带落在肩头，又高了几分，却更瘦了，不知道是何时受了伤，鲜血顺着通体玄黑的剑身一滴一滴的往下落，沾染了他的袍角。

「屿槿.....」钟毓秀唤他，他的眼比落下的血珠还要红。

「秀秀，我很疼。」他说。

要不是现在自己双手双脚被人绑着，钟毓秀真想给自己一巴掌。

她心软个什么劲？但凡他说个疼，她就猪脑子把人给请进来了？

虽说现在谢屿樨打不过她，但从他熟悉的谢家带走她是绰绰有余。

而且，这人还知道灯下黑，挟持她走出谢家后，一扭头又带她回了廊下。

谢家那群成日里只会干饭的护院，只怕把渝州城翻遍了也不会想到她现在还在谢家。

「你很冷？」屋里没有点灯，谢屿樨坐在漆黑一片的角落里，看不清表情。

钟毓秀欲哭无泪，她总不能说她被蚊子叮了一口，想挠挠不着，还有点尿急。

她压抑着身体的颤抖，软着声音劝：「樨樨，姑父姑母的事我没陪着你操办是我的错，我给你赔罪好不好？」

见他无动于衷，钟毓秀小心翼翼又道：「绳子勒得我手疼，你看，都磨皮皮了。你给我稍微松一点好吗？」

谢屿樨转过脸，盯着她一张明艳狡黠的脸，声音苦涩：「你也会受伤，你也会疼吗？」

「是个人都会疼，会受伤。」钟毓秀不明所以。

谢屿槿起身坐到床边，居高临下看着她，修长的手指划过她的脸颊，钟毓秀微微一缩。

「你不会疼的。秀秀，你从来都不会疼。」

从前有多少人都说他疯，他不信，直到今天，他才知道自己真的是一头野兽，就算是得到了再多都不会甘心，只想要更多，更多。

依附在她身边，无休无止的汲取爱与关心，不让她离开，不让她拒绝，不让她再看其他人。

「在这里，你弄出再大的动静也未必能喊来人。所以，你最好不要想着跑。」谢屿槿仿佛换了一张脸，无情又残忍：「跑一次，废你一层武力，直到你变成废人为止。」

他手拂过她的手腕与脚腕，钟毓秀脸刷一下变得惨白，他低下头轻轻在她额角落下一个吻，完全看不到一丝方才他说要废她武力的戾气。

他反手把绳索系得更紧了，钟毓秀看出那是捆猪结，三百斤的猪都未必能挣脱。

钟毓秀叹了口气，在他伸手去系她手腕上的绳索时，她闭着眼主动抬头去轻吻他的唇。

发疯的小反派想要什么呢？无非是她的妥协、她的关切、她的小意温柔。

谢屿槿微微一僵，拒绝吗？推开她，又或是再次沉沦？

他冷静地看着她微微颤抖的睫毛，感受她小心翼翼地呼吸，装得多像啊，上一刻还在说「没有母亲后，她会永远陪着他」，下一刻丢下他不辞而别。

钟毓秀睁开眼，杏眼里满是温柔，就像是她整个世界都只有他一样。

谢屿槿喉间干涩，撑着的手紧握成拳，他半是祈求半是命令：「只要你不走，等个十年八年，我会放了你。」

一口老血差点没把钟毓秀给憋死，她知道他大发慈悲有所松动，连忙点头：「我知道了，槿槿，我错了，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。」

才怪。

躺在床上的钟毓秀百无聊赖，她尝试着用武力去冲穴道，没想到却使不上半分力气。

谢屿槿在包扎伤口，头都没抬：「白费功夫。」

她立马就放弃了，嚷嚷着要听他念书解闷。

谢屿槿没理她，奈何她聒噪得要命，「槿槿、槿槿」唤得九转十八弯。

他也不点灯，好听的声音在小屋里响起，听了半晌都是些「之乎者也」的正经书，听得她眼皮子直打架。

钟毓秀不乐意了，扭了扭脖子：「槿槿，你过来，我讲故事给你听。」

他就信了她的邪，早知道钟毓秀不正经，她嘴巴里又能讲出些什么好故事？

什么「狐仙半夜勾人」「兰若寺摄魂一夜」「书生风流韵事」，听得他脑瓜子发懵。

他涨红了脸，直拿被子去捂她的嘴，钟毓秀唔唔挣扎，月牙样的眼里满是笑意。

是夜，他睡在小塌上，她动个身，他都会睁开眼睛。

窗外流水般的月光倾洒在床前，钟毓秀睡得迷迷糊糊，衣领敞开个口子，露出一截雪肤，谢屿槿不经意间瞥了一眼，心如擂鼓。

连忙撇过脸，又忍不住不去看，他起身抱了床冬被把她从头到脚裹得个严严实实，这才上床翻过身去睡。

这夜里，他也做了一个书生遇艳鬼的梦，而那个艳鬼，竟然长了一张跟那可恶的钟毓秀一模一样的脸。

一大早听他在院里打水淋雨，钟毓秀浑身都是汗黏糊糊浑身狼藉，她嚷嚷着要洗澡。

谢屿槿拧不过她，说是要洗澡，他竟然就坐在外间，隔着一层薄纱，还把她换下的衣衫拿走了。

他说她要是能光着跑，他也不介意把把她光溜溜的逮回来。

钟毓秀又是泪目，不过倒也没打算跑，洗好了，叫他进来倒水。

明明是个小公子，为她做这点事却好像很熟练。

捆猪绳依然绑得死紧，她趴在小几上，慵懒地晾头发。

谢屿槿忽然感觉时间过得很慢，就像是这么宁静的一个早晨，窗外鸟语花香，她很随意地坐在他身旁。

此后十五日，日日如此，困了睡，闷了听谢屿槿念经，闲得发慌的时候支使谢屿槿去买零嘴和小玩意。

她既觉得心酸又觉得好笑，仿佛每一个动了心的少年，对于心上人的诉求，总是奋不顾身的。就算多么难以达成，他们也甘之如饴。

起初，支开谢屿槿的时候她被绑着倒也没真的跑，谢屿槿这厮在外头盯着呢。等他买了东西回来，她便绽开了笑颜，把那好听的话说了一串。

如此，直至今天。

她说她要吃城西杨福记的杏仁酥，从一开始绑手绑脚到现在稍微松了一丈的距离。

谢屿槿很无奈，听她唤了几声槿槿，也还是乖乖拿着钱袋子飞跑去城西。

路过马头桥，他看见有人卖糖葫芦，觉着她应该爱吃，就包圆了人家两垛糖葫芦，耽误了一刻钟。

回来时，正巧看见钟毓秀挣脱了绳索往院门口跑。

谢屿槿只觉得浑身的血都在倒流，五月的天，冷得他浑身发颤。

钟毓秀退了两步，知道他快，没想到他这么快。

她早就冲破了穴道，谢屿槿喂她的那些药她也悄悄吐了。

「槿槿.....」她讪笑着：「我到处转转，活动活动筋骨。」

谢屿槿半晌才吐出两个字：「是吗？」

他浑身杀气四溢，汹涌的武力如狂风骤雨直逼钟毓秀面门，她怎能不躲，手中没有兵器，她飞身进屋，抓了谢屿槿的剑。

她使剑使不利索，远没有九节鞭熟练，被赤手空拳的谢屿槿逼到死路，剑钉在地上，发着颤。

谢屿槿放手拔了剑，声音冷如寒冰：「这些天，你都是在骗我吗？」

钟毓秀靠在墙角，摇了摇头。

「罢了，我问你这个做什么。」剑尖指向她：「我说过，逃一次，废一层武力。」

他嘲讽般地一笑：「照你的程度，你还有两次机会。」

就算变成了废人，倒也挺好的。至少，她不会逃，不是吗？

谁知，钟毓秀听此猛扑向他，谢屿樨大骇，忙收回剑，却来不及刺伤了她的胳膊。

他手一软，反被她夺了剑。

她武力不弱，拼死的机会至少能逃出生天。

「回苏州，此事既往不咎。」钟毓秀将剑迫近了两分：「你不回去，我便叫人送你回去。就此作罢，不要再想。」

门外人声嘈杂，钟家护院将此围得水泄不通。

谢屿樨心如死灰，什么叫就此作罢，与她而言，这不过是禁锢她的牢笼吗？

失踪了大半个月的大小姐在此，钟家这些天差点没被掀翻了天，老太爷缠绵病榻，若是再不见她，就要一命归西。

那两朵糖葫芦弃在尘里，钟毓秀头也没有回。

她走后，将谢屿樨瞒下，听说他离了钟家，她才放了心。

春日渐暖，伤口淋淋漓漓总是好不透，钟毓秀在闺房闷了三四日还是决定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吊着胳膊，秋萍提着书箱在后头跟着伺候，一行七八人去了书院。

许是很久没见着大小姐露面，她一进屋，屋里众人顿时噤若寒蝉，神色各异。

「真是新鲜，往常没一个人敢坐我边上，现在倒多了个位置。」钟毓秀挑眉轻笑，「钟延，咱们书院来新客了？」

被点中的钟延下意识缩了缩脖子，刚要开口，只见门外进来个少年，提着书袋目不斜视走到她身边的案前，从容地跪坐下来。

见她瞠目结舌，钟延小步疾跑至钟毓秀身侧：「大小姐，你要是不喜欢，我叫人撤了去。」

钟毓秀总算是回过神来，怒气顿时涌上心头，回首揪住钟延领口，厉声问：「他怎么会回钟家？你给我老实交代！」

钟延之父乃是钟家大管家，钟家无论大小事宜都会经过他的耳朵。

钟延小心赔笑，不知是哪里惹了大小姐不高兴：「是他自个求爷爷告奶奶要回来的，咱们一没威逼二没利诱，送上门的银子还能不要不成？」

钟毓秀算是听出了点意思，吊胳膊的绸带瞬间撕裂，她出手极快，掐住了他的脖子，缓缓收紧：「好你个钟延，看样子这事你也有插手！」

眼看着钟延涨红了一张脸，白眼乱翻，周围人告饶求情的不在少数，有人见此顿觉不妙，急忙去请了大管家。

大管家一到二话不说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，双手作揖，哀求道：

「小姐，我就这么一根独苗，他就是犯了王法，也请您看在老奴的面子上饶他一命。」

说着涕泪直流，不停磕头。钟毓秀本没想伤人性命，双手一松竟然也控制不住掉下泪来。

众人面面相觑，无人敢劝。端坐在侧的谢屿樨轻笑一声：「好端端的，你哭什么？」

场面更静了，钟毓秀抹了一把眼泪，站起身：「你给我回苏州去，就算是恨我恼我，刺了这一剑也算是我还了，钟家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」

「所以——」谢屿樨抬眸看她，恹恹一笑：「这就是你二话不说将我一人留在苏州的理由？你厌弃我，觉得就连我来钟家都是错的？」

「不是.....」

「刺你一剑便算是还了我？嗯？」谢屿樨疯狂的笑，「当日你离开，就是往我心口反复刺十剑也不过如此。」

丧葬事宜，分身乏术，等他稍微能喘口气的时候，下人说钟大小姐前几日带着仆从不告而别，只留下商铺的契子和大笔钱财，她自以为想得周到，就连管园子的老仆都是她教过的，却还是没料到谢屿樨要的从来都不是这些。

他快疯了。

看到契子的那一刻就快疯了。

底下下人大气都不敢出，那些天他粒米未沾，眼睛红得骇人，绷着的那根线仿佛随时会断裂。

直到，谢崇景也出了事。

处理完谢父的身后事之后，谢屿樨再无牵挂，回渝州的路上他看见一只丧偶的鹇鸟，不食不眠，哀叫三日后撞崖而亡。

从那开始，他明白活着的钟毓秀看清楚他本来面目后，终有一日会离开，但死了的钟毓秀不会。

就像他埋了那两只鹇鸟，尸骨重叠，此生不再分离。

直到那半个月，他以为是他的救赎，却没想到是她眼中的枷锁。

众人听此，只恨自己长了两只耳朵。他们是知道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

谢屿樨跟钟毓秀，他们两个？

钟老太爷只怕气得胡子都要翘起来了。

「屿樨。」钟毓秀苦笑道：「苏州之事非我本意，你若是想在钟家待着，那也不是不可……」

似乎听出了她想再逃的意思，谢屿樨笑得极乖：「姐姐，你莫不是误会了什么？」

钟毓秀一愣，他继续说：「从前都是我小孩心性，姐姐不告而别，而我当初丧父丧母，难免心中郁结，以后，不会了。」

说着他收敛了笑意，乖巧地坐在一边。

钟毓秀听此，不知是喜是悲，呆站了许久，她才点了点头：「知道了。」

如他所说，姐弟也不错。要是有一丝可能，他能逃过这本书既定的宿命，就是好事一桩了。

只是，似乎他每每唤一声姐姐，她都得在鬼门关里走一趟。

「谢屿槿！」钟毓秀震开冲她腰侧而来的刀刃，谢屿槿信手一收，仿佛刚才甜兮兮唤她姐姐的是旁人。

短短三月功夫，他下过毒，设过陷阱，甚至能好好说着说着就动刀子，钟毓秀被逼的这段时间武力突飞猛进，甚至有突破大境界的趋势。

钟老太爷都去祖宗牌位面前拜过几回了，直道是祖坟冒青烟，钟家就要出个天才了。

钟毓秀扶额无奈道：「这招你都用了不下三回了，我身边这三个高手岂是吃素的？要能伤我分毫，再把我绑走，我也不必花这么大价钱了。」

「高手——」谢屿槿擦刀嗤笑一声：「高手也有松懈的时候。」

徐徐图之，这三个黑面神，离得太近了，他恨不得现在就一根一根给拔了。

时间流转，三年后，武力大考。

钟毓秀不负所望，上升了两个境界。钟老太爷一高兴，大手一挥在渝州城摆流水席大庆三天。

作为宴席主角，钟毓秀不免多吃了两杯酒，甩开几个伺候的丫鬟婆子，独自在廊下散步散散酒气。

春雨连绵，雨丝微凉，她猛不迭看见廊下拐角处坐着的谢屿槿，酒醒了一半。

谢屿槿抬眸看了她一眼，又转过头去看院中的梨花树。

钟毓秀摸了摸腰侧的短剑，谢屿槿瞧见她的防备，并未多言。

「怎么不进去？外面怪冷的。」钟毓秀离他两丈远，陌生而疏离。

「醉了？」谢屿槿未答，「喝了几杯？」

钟毓秀挠了挠脸：「三杯还是五杯？我不记得了，你知道的，我酒量一向差。」

「你要是不想喝，谁又能逼你？」

话里蕴含着薄怒，钟毓秀闭了嘴，也跟他一样盯着庭院中的梨花树。

不远处热闹喧嚣，而这方小小天地静谧又安宁。

谢屿樨长大了，不再是三年前她一走，极端的要扎她一刀的小少年了。

钟毓秀放松了一点，兴许可以离他更近一些。

她挪了一步，谢屿樨突然扭过头，两人目光相触，钟毓秀剩下那点酒意都醒透了。

「我……」钟毓秀讪讪一笑，情意这种事就算是控制了自己的行为，那砰砰而跳的心却是半点都瞒不住的。

谢屿樨微微一愣，目光逐渐柔和，他起身一步步靠近，直到钟毓秀面前，他一伸手，钟毓秀按住了剑。

他浑然不理，手指触碰了一下她绯红的面颊，声音痴迷又暗沉：「姐姐要是不喜欢我，为何总是会对我笑呢？」

钟毓秀听到姐姐二字，条件反射的抽出了剑。

谢屿樨一触即收，望着她的眼，又痛苦又无奈。

她收回了剑。

谢屿樨走了。

她觉得今天的谢屿槿有点不正常。

直到钟老太爷兴致勃勃地跟她说：「秀秀，城北王家的小公子，文韬武略，智勇双全，我替你瞧好了，他要是能松口入赘，你就考虑考虑。爷爷身体不好，撑不了钟家几天了。」

彼时钟毓秀一口茶差点没喷出去。

她算算剧情进度，敢情这是在赘婿之前那一段。

得，按道理来说，这王家公子也是个炮灰。

钟老太爷催着看，她知道这事成不了，也就半推半就地应了要去瞧瞧那王家公子。

真去了一趟城北，她才知道王家公子为啥就是个炮灰，文韬武略不假，玉树临风也不差，就是个断袖，还有个爱而不得的心上人。

两人境遇相同，相谈甚欢，日落而归。

兴头上，两人喝了几杯酒，王家公子拽着她的衣袖哭了两个时辰，鼻涕眼泪糊了一身。进了小院，钟毓秀急忙解剑，脱外袍，底下人忙得团团转。

松了松领子，长舒一口气。一片瓦突然落在院中，碎成三瓣。

钟毓秀一惊，抬头望向屋檐，只见一个黑影站在上面。

她眯了眯眼，是谢屿槿，莫名的，她有点心虚。

黑影转身，几跳，没了踪影。

钟毓秀纠结几番，还是抓了件外袍，追了上去。

到了廊下，院门半开，她推开门，踢到一个空酒壶。

地上酒壶丢得到处都是，谢屿槿坐在院中，面前摆了个酒坛子。

见她进来，他笑了笑。

「酒量不错。」钟毓秀开口道，至少喝了这么多也不见他脸红，就连眼神都是清亮的。

「听说，你要成婚了。」

「听谁说的？」钟毓秀微微皱眉，「迟早得整整这后院，正经吩咐传个半天不到，谣言倒是传得挺快。」

谢屿槿仰头喝了一口酒，半晌他似乎下定了决心，对她道：

「你走吧，往后我不会再杀你了。」

不会再对她动手了？钟毓秀一顿。

酒壶已空，谢屿槿信手将酒壶掷于墙角：「我从来都是一个人，姐姐从前说要对我好的话，长大了也就不作数了。」

似乎是说服自己，他笑起来格外可怜：「我知道的，等你成婚了，便也没有我的容身之所了。」

「我回苏州吧。」谢屿槿眼睛湿漉漉的：「可苏州也没一个人了呢。」

钟毓秀心里一痛，刚要开口，话在嘴边又咽了下去。

「这是最后一次机会。你要是不走，往后.....」

也就别想走了。

钟毓秀咬咬牙，说不定这是跟小变态斩断羁绊最后的机会。

她转过身，听见小变态咕哝了一声：「明晚是我的生辰.....」

她什么都没听到！什么都没听到！

钟毓秀逃也似的奔出了院门。

是日，钟毓秀魂不守舍跟着钟老太爷巡视了铺面，及至漏液时分，忽然狂风大作，下起了瓢泼大雨。

秋萍带着小丫鬟急忙关窗上锁，钟毓秀望着门，那小可怜该不会还在小院里等着吧？

不，不会，他可是大反派啊，可怜兮兮地等着她去给他过生辰算是怎么回事？

只是，她越是说服自己就越是焦躁难耐。

秋萍铺好了床，催了几次：「小姐，该歇息了。」

突然几声响雷，秋萍吓了一跳，小声骂了句：「什么鬼天气。」

钟毓秀坐在梳妆台前沉默良久，终究还是抓了蓑衣，胡乱往身上一披，撂下句：「不用跟来。」

豆大点的雨砸得人睁不开眼睛，等她曲曲折折到了廊下，小院的门却是开着的。

她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，只见谢屿槿孤零零地站在院中。

见到她的身影，他微微一动：「我就知道姐姐一定会来的。」

钟毓秀扑过去，将蓑衣裹在他身上，咬牙咒骂：「去你的生辰，你正月初八生辰，现在六月初四，你过哪门子生辰！」

谢屿槿笑得恣意，眼里带着光：「**可是姐姐还是来了，不是吗？**」

「你就是在逼我，见我舍不得你受苦，舍不得你作践自己……」
钟毓秀噤里啪啦像倒豆子似的骂他，骂着骂着又哭了起来。

后来，也不知是怎么被小反派引进了院里。

可怜他的床，又硬又冷，虽然他的身子异常炽热，热得她脸颊滚烫。

他一直在她耳边唤她的名字，听得烦了，她伸手推他，却被他攥住了手，不舍地轻吻。

事后，她沉沉地睡去。子时过后，谢屿樨起身穿了衣衫，回首见她睡得不甚舒坦，他抿了抿唇，打定了主意。

用袍子裹了人，略过庭院，跃入她的闺阁之内。

惊醒的秋萍，被他随手打晕了。

钟毓秀迷蒙的睁开眼，看见屋内陈设：「唔.....我的房间？」

谢屿樨将她放在床上，俯身上去：「别说话，再来一次。」

钟毓秀再次睁开眼的时候，脸上的泪早已被风吹得冰凉。

门外冰雪消融，微风习习，她在过去度过的三年光景，在别院不过才短短三个时辰。

「公子，小姐吩咐了不能进.....」守门的秋萍话音未落，来人已经推开了门，周身气压低得吓人。

谢屿樨不动声色地环顾四周，并无他人。

「樨樨——」话音都打了个旋儿，腻得钟毓秀自己都哆嗦了一下：「过来。」

她伸出手，掌心向上。

谢屿樨眼角一挑，似笑非笑地看着她：「不解释？」

解释什么？如何解释？钟毓秀觉着好笑，她又不是背着他来找龙凡天了。

将要收手揉揉没知觉的双腿，谢屿槿冰凉的手握住了她，肌肤相亲，钟毓秀一僵，他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：「巡视铺子？天黑不归？寻个由头打发我？」

钟毓秀反握住他冰凉的手，揉搓了一会儿后，朝他手心呵了一口暖气。谢屿槿似乎是被烫着了，想要抽手，却被她就势扯住了衣袖：「槿槿，我腿都麻了。」

她眼睛眨巴眨巴，清澈明亮却透着股狡黠。细细软软的手指缠着他，他没办法，舍不得这一点要烧死人的温暖。

他抿着嘴坐下，一言不发，额上一缕发垂了下来遮住了眼睛。钟毓秀动了动僵硬的腿：「嘶——完了完了，这怕是废了。」

她就应该躺着回溯章节，学什么武林高手盘坐？

谢屿槿认命地给她揉着腿，从脚脖子一路向上，钟毓秀支着身子，笑意盈盈地看着他：「不问了？」

「问了你就会说？」

钟毓秀想了想还是摇头，她能回溯章节这事，说出去都没人信。

再说，跟谢屿槿坦白他就一纸片人，这也太残酷了。

她舍不得。

那一缕发摇呀摇，钟毓秀伸手抓了把玩，绕着指尖，一圈一圈又散开。

关于回溯章节的能力，钟毓秀慢慢咂摸出点味来。

似乎她的所作所为有助于男主，男主的气运就能转移一部分到她身上。

气运不光能扭转时空，还有助于武力修习。

而男主在钟家的帮助下，顺风顺水，名气与财力都奠定了夯实的基础。她与龙凡天偶尔在生意场上有所交集，但并不多言，毕竟作为本书正统男主，但凡是个母的都有喜欢上他的趋势。

这日里，钟毓秀结了账正要上马车，忽见街拐角立着个人，定睛看去，原来是楚怜。

她容颜消瘦，见钟毓秀望过来，咬唇欲言又止。

「楚姐姐。」钟毓秀行至跟前：「你怎么在这儿？」

楚怜挣扎了好一会才哀声道：「凡天看上了你府上的一个大丫鬟，他不好开口便差我来.....」

无须她多言，钟毓秀略一皱眉：「雯月？」

楚怜点点头：「雯月姑娘我见过一回，形容举止莫不叫人夸赞，我晓得她是你屋里的，这事也只有我来跟你提合适。」

不等她说，钟毓秀已经沉下了脸：「他们如何看上了眼，我这个做主子的竟然不知？再说——」

她深吸一口气，颇有些恨铁不成钢：「他叫你来干这样的事，你也心甘情愿？」

说罢，拂袖而去。

上了车，钟毓秀呆坐着出神，按照原书原剧情，龙凡天纳雯月为妾就是九十多章的时候，那时候她觉得万分羞辱，便没答应这事。

没想到到现在竟然由楚怜开口，推动了情节的发展。

这是不是说明，再过几章，她与龙凡天就会彻底撕破脸然后惨死在小巷中？

死？

与小疯子这段日子相处以来，她就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件事。

现在，她手抖得吓人，浑身无力，她要是死了，谢屿槿怎么办？

东厢房，雯月唯唯诺诺跪在下首。

「我说的，你可明白了？」钟毓秀苦口婆心道：「他早已有了知心人，你嫁过去不过为奴为妾，断没有在钟家快活。再说了他外头的红粉知己不在少数，你何苦蹚这趟浑水？」

雯月不点头也不开口，钟毓秀揉着额角：「从前都是我错了，现在我只愿你能有自己的选择。」

良久，雯月才磕长头恳求道：「**求小姐成全。**」

钟毓秀长叹一口气，捂着脸道：「那，随你去吧。」

城东羊拐胡同。

楚怜端着茶碗发愣，龙凡天在屋外跟一个妙龄女子说话，你来我往并无多少暧昧。

只是，楚怜能听出那女子话中的丝丝情谊。

一路从乡野走到渝州城，途中不乏少女对龙凡天表露过心意，楚怜从来都不曾放在心上。

说好听点她是龙凡天的初心，说不好听点她也算是糟糠之妻。

只是，她从未像现在这样慌。

她紧扣茶盘的手指有些泛白，脑海中浮现出那日钟毓秀的话。

「楚怜姐姐当真不在意吗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还是真糊涂？他不会只有你一个人，从前到现在都不会的。你当真甘心如此？守着十分之一抑或是千分之一的心度过余生？」

现如今只是一个雯月，往后指不定还有明月、红霞，一大堆不知从何而来的女人。而她只能流着泪，一次次原谅。

她不甘心。

钟毓秀没信心改变这本破书的走向。

回了睢花小筑，只见谢屿樨坐在窗前，不知想些什么。

「关了窗罢，晚风凉，仔细头疼。」

谢屿樨转过头沉默地看着她，钟毓秀坐在他面前，习惯性的抓了他的手号脉，脉细平稳，面色如常。

「樨樨，我们去外面瞧一瞧吧。昆仑山、神仙洞还是盛京？我见你翻过许多游记，肯定是都想去的，咱们先挑一个，生意上的事我先交给爷爷。」

「为何？」

「没有为什么。」钟毓秀耸耸肩，一脸轻松：「渝州我早待腻歪了。」

谢屿樨盯着她的眼睛，并无异样，点头道：「好。」

六月初八北上盛京。

一路上游山玩水，寻访名山古迹。有一日不甚跟仆从走散了，身无分文，只好宿在好心的农家，两人换上粗布麻衣，过了大半个月清苦日子。

谢屿槿干起活来真有几份姿态，除了不爱说话和走到哪里都把钟毓秀拴在裤腰带上，他倒是很得村里老人家的喜欢。

两个月后，剧情算着迫近了第一百章，起初是钟毓秀的葵水迟迟不来，到后来开始频繁感染风寒，好了又病，就连多吃了一口凉的，也呕吐不止。

这病拖了大半个月，谢屿槿坐立不安，脸色一天比一天沉，盯着钟毓秀生怕她再虚弱下去，最后见她还坚持要去盛京，便发了怒，斩钉截铁道：「回家，回渝州。」

他要收拾东西回渝州，钟毓秀趴在引枕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说话。

她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了，有时候一天竟然要昏睡七八个时辰。

见她恹恹的，谢屿槿搁下手上的事，煞有其事道：「往后就在渝州待着，不要再想着出来瞎逛。」

那群庸医只会把这种莫名的病归纳为「水土不服」。

「说什么傻话。」钟毓秀笑。

回程的路上，钟毓秀还是抑制不住呕起血来，一口一口就像是要把身体里所有的血都要吐干净似的。

她从来没见过这样慌张的谢屿槿，手抖得差点要握不住她的腕子。

「别怕啊。」钟毓秀还有空逗他：「吐着吐着就习惯了。」

谢屿槿赶走了所有的大夫，环抱着她拼命输送真气。

他知道没用，只是不抽干自己身体最后那一丝真气，他就要疼死了。

太疼了，太疼了。

从前费尽心机想过留不住她便与她同归于尽，现在他竭尽全力只想让她活下来。

谢屿槿的泪真凉，一滴一滴落在钟毓秀的脖子上。

「槿槿，从前我与你说的话，你还记得吗？」钟毓秀勉力睁开眼睛问。

谢屿槿没说话，他沉静得吓人。

「算啦。」钟毓秀微微偏头，大反派呢，她一个女 N 难逃一死，谢屿槿怎么说也能活到大结局。

她沉沉睡去，再也没有醒来。

脱离了剧情，钟毓秀身处黑暗之中，她还有好几次回溯章节的能力，这一次死亡不代表下一次逃不过情节的安排。

只是，谢屿槿——

她向后翻了翻，不过一章，便不忍再看。

小变态疯了。钟毓秀断气那一刻，他就彻底入了邪道。

他抱着钟毓秀的尸身回了渝州，钟老太爷悲痛欲绝，一病不起。

谢屿槿撑起了钟家，他似乎还一直当钟毓秀未死。

白日操劳，至晚归家，与她同床而眠。不知他用了什么法子，钟毓秀尸身不腐，面容一如生前。

他开始痴迷复活引魂之术，与男主间接有了冲突，一而再再而三，直到结局前夕，谢屿槿收集到所有的神器都不能让「沉睡」了十年的钟毓秀重新睁开眼时，

他心底那根弦彻底断了。

毁去半生修为，绝望寻死，这是他最后的宿命。

没有钟毓秀的十年，谢屿槿活得像行尸走肉，最后结局的死，于他而言更像是解脱。

钟毓秀闭上眼，回溯到她与谢屿槿那一晚前。

这一次，她给予了谢屿槿更多的陪伴。

她带着谢屿槿逃到了番邦，距离渝州更远，却还是逃不过剧情的镰刀。

她还是死了，她再一次见到了痛苦不堪的谢屿槿。

反复三次，她身上的气运所剩无几，已经到了无论怎么帮助男主，都不会让她气运增加的地步。

这一次，她没有逃，而是拉着谢屿樨来到了那个她原书里死去的小巷子。

她记起了剧情，那是寒风凛凛的一个早晨。

谢屿樨踏着雪，走到死去多时的钟毓秀面前，她那时候十分落魄，衣不蔽体，蓬头垢面，就连死去后都像是一摊令人作呕的烂泥。

他捧起了这一摊烂泥，唤了一声：「秀秀。」

「樨樨，这一次还是失败了。」钟毓秀笑得轻松，眼角却不停地留着泪：「我们都被困在这里了。」

她困在九十九章前，作者叫她死，她连一百章都活不到。

「凭什么他轻轻松松敲几个字就可以对一个人杀予夺？只有男女主角的命才是命吗？小人物小角色就不该有喜怒哀乐，从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得做黯淡的星辰吗？」

她甚至试过回溯到第一章，想要斩断与谢屿樨的姻缘，可惜除了白白浪费气运之外，他们还是会相遇。

少年时惊鸿一瞥，就能落下心动的种子。

谢屿樨看着她痛哭，忽然抬头望了望天。

这一次，残留的气运已经不能支撑她回溯章节。

只是，这一次她忽然「暴毙」在谢屿槿面前，谢屿槿却显得十分冷静。

钟毓秀觉着奇怪，飞速翻看情节，谢屿槿后期还是跟男主作对，剧情并未改变。

到了决战前夜，谢屿槿没有自废武力，而是跟男主硬碰硬打了一场。

龙凡天眼看就要处于下风，谢屿槿忽然脱力，武力随着剧情的设定散了一半。

他没想寻死，招招避让以求生机，龙凡天察觉出了异样，动作慢了半拍。

就在此时，他后门大敞，露出破绽，一人悄然上前，掏出匕首狠狠扎了进去。

「你……」龙凡天缓缓回过头，只见楚怜满手鲜血，泪流满面。

「对不起，天哥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。不杀了你，我永远都逃不出这里。」

她觉醒了，虽然没有猜出事实，但隐隐约约察觉到这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龙凡天转的。

她的思想包括身体永远禁锢在他身边。

被背叛的怒、被暗算的痛让龙凡天几乎癫狂，谢屿槿趁此机会，执剑飞身上前，一招致命。

男主的生命值飞速下掉，这个世界开始隐隐崩塌。

他想抹杀男主，试图扭转这本书的结局。

「他就要死了。」楚怜走至谢屿槿身后，他浑身浴血，虚弱得好像一碰就碎。

主角要死了，配角当然不能独善其身。所有的人都在痛苦的哀号，那些被一笔带过的龙套逐渐透明，头一个消散了。

谢屿槿望着黑色的天际，阖上了眼，他在赌，拉上这个世界陪葬，换钟毓秀的归来。

与此同时。

「我去，这个作者也太恶臭了吧，他是仇女吗？把女配角写得跟狗一样，看见他就巴不得扑上去？」

「这个反派有点可爱啊，结局简直离谱，说死就死了。」

「退钱退钱！十几块钱就给爷看了这玩意？后面不是代笔爷跟你姓！」

「上面几个妹子也看男频？」

「不是，作者写不了女性角色就不要写，OK？无 CP 不好吗？」

「得了，净网举报一波，三观不正的古早文早点 404 吧！」

评论一条条刷了上去，有读者刷到了钟毓秀之前的评论，顺手给点了个赞。

黑暗中的钟毓秀听到了很多声音，有抱怨的，有惋惜的，也有愤恨的，等她睁开眼时，面前的屏幕正在飞速地向前滑动。

正在看书的读者点到上一章，进度条跑了半天，最后界面出现了一个冰冷的 404。

「不是，我刚买的章节啊，怎么说没就没了。」

再往前看，前一百章一点一点被撤下，退出后再进，书被锁了。

钟毓秀没想到她还能从虚无中走出来。

书虽然被锁了，作者创造出来的角色却拥有了新的生命。

她睁开眼，分不清这是原书的世界，还是由原书角色延伸出来的平行世界。

「醒了？」耳边有人说话。

钟毓秀鼻子一酸，他等了很久。

谢屿槿扶她半坐起，她环视四周，在船上，像是那次游历之后坐船回渝州。

她摸不清现在还是不是那本该死的赘婿文里的时间线，刚要开口，就被谢屿槿从背后环抱住。

他在发抖，脸埋在她的颈窝里。

「我赌赢了。」他说。

钟毓秀喜极而泣。

到最后哭得直打嗝，谢屿槿无法，跟拍小孩似的拍着她的背顺气。她吸着鼻子，手指缠着他的发带玩。

「只有你记得吗？」

「不是，觉醒者有两人，除了我还有楚姑娘。所以我们两人都记得。」

「对不起，槿槿。」

谢屿槿替她擦了眼角的泪：「我一开始觉得自己可能是个书里的人，觉得无比荒谬。直到知道你可能是唯一的外界者，我一个既定命运的人却妄想拉着你沉沦，是不是很卑劣？」

钟毓秀拼命摇头：「我心甘情愿。」

谢屿樨笑了笑：「我母亲说的都是真的，我却不信，如果能早一点发觉，就不会让你受这么多苦。」

他没提他那日跟谢母说的话。

「外面的人又如何，我要拉她进来，即便这里是你口中的地狱。」

谢屿樨看着她，钟毓秀手指一顿，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盯着他的眼荡开了暖暖的笑意：「樨樨，咱们成亲吧，下个月，不，就三天后。」

谢屿樨不敢相信，虽然她的嘴在动，他耳朵却什么都听不见。

「那些劳什子三书六聘，能免则免，喜服仪仗都是现成的，你住廊下，花轿绕城一圈抬回来便是。往后你住我屋里也成，我随你住廊下也罢，只不过你那床我可睡不惯，怎么说也得把我屋里的拔布床挪出来……」

钟毓秀掰着手指碎碎念，谢屿樨陡然翻身下了床，像是受了惊的兔子。钟毓秀看他，他慌得退了一步。

「樨樨。」钟毓秀咽了一口口水，她是不是吓着他了？

谢屿樨默不吭声，低头在屋里来来回回的踱步，钟毓秀看着眼晕，换了好几声都没让他回魂，最后他额头磕在墙上，闭着眼，像是犯了错面壁的孩子。

「樨樨，」钟毓秀退而求其次：「要是你觉着太急，那就再缓俩月？」

谢屿槿忽然就睁开眼，扭头看她：「你想反悔？」

「当然不.....」

谢屿槿一步跨到床前，攥紧了她的手，咬牙道：「你就算是想反悔也是不能了。」

他的手心全是汗，捏得她指尖发痛。

钟毓秀一根一根掰开他的手指，用帕子给他拭汗，额头轻轻与他相抵：「**此生不悔。**」

翌日，钟毓秀二人穿戴一新往钟老太爷面前一跪，钟老太爷差点一口气没上来。

钟毓秀又是端茶又是拍背，钟老太爷拍着桌子直呼：「孽障！孽障！我养了你十八年竟是白养了！千挑万选都入不了你的眼，就非选了他！」

底下跪着的小疯子不言不语十分乖巧，钟毓秀捏了一把汗，来前她可又是撒娇又是威逼，钟老太爷身体不好，要是小疯子轴起来，非把人气倒不可。

谢屿槿早先听她说了一箩筐劝诫的话，末了只拿看傻子的眼神瞟了她一眼：「我又不是三岁小儿。」

劝了半日，钟毓秀假哭都哭了三回，钟老太爷始终不肯低头。

恐谢屿槿跪着难受，钟毓秀背着身冲他摆了摆手，叫他先去偏厅歇着，谢屿槿刚一动，钟老太爷劈头盖脸又是一顿臭骂，从

不知好歹骂到狼子野心。

谢屿樨皱了皱眉头，钟毓秀急忙扑过去按住他，脸冲着老太爷笑，嘴里却挤出一句：「樨樨，我知道爷爷现在打不过你了，但是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。」

「谁说我要动手？」谢屿樨的话擦过她耳边，他站起身，冲钟老太爷道：「老太爷，借一步说话。」

钟老太爷还没答应，谢屿樨就拉起钟毓秀向她示意：「你先出去。」

也不知两人在屋里谈了些什么，钟毓秀只听见里面摔杯子砸桌子的，动静闹得挺大，刚要闯进去救人，门开了，钟老太爷在谢屿樨身后铁青着一张脸说：「随你们去，以后我不管了。」

说罢，就摔上了门。

钟毓秀从来没见过谢屿樨如此欢喜，明明脸上没有灿烂的笑意，只是散去了所有的戾气和阴沉，像是邻家干净的小公子。

「走吧。」钟毓秀眉眼弯弯。

她牵着他，用她掌心的温度去暖他心底寒冰。

两人并肩走在廊下，广袖落下遮住两人紧紧相握的手。

成婚后的日子焦头烂额，钟老太爷也不知是不是破罐破摔了，一股脑地把钟家的生意全推给了钟毓秀。

钟毓秀忙得脚不沾地，虽说跟着学了三年，但偌大一个家业又岂是她说撑就能撑起来的。

老太爷坐着摇椅成日里喝茶遛鸟，还不忘刺激一下坐在廊下看书的谢屿槿：「空荡荡的，咱们家要是有个娃娃跑来跑去该多热闹。」

谢屿槿捏着眉心，他们俩新婚燕尔就诸多分离，还不都因为这老头。

他那日不过是动手给钟老太爷看了看手上的本事，没想到这老头竟然还记起仇来了。

「我那小孙女长得那可真是如花似玉，满渝州城都没几个能比得上的，有些人就是成日里霸着人也没见着有什么动静。」

谢屿槿啪的一声合上书，钟老太爷莫名的有点怕他，抽着烟咳了两声。

「要我说年轻人还是得把心思放在武力上，成日里坐着不是看书就是练字，身体能不……」

絮絮叨叨，他从来不知道钟老太爷能这么烦人，谢屿槿头疼得一抽一抽的：「不劳您费心。」

说罢转身进了屋。钟老太爷乐呵呵在石桌上磕了磕烟斗，指不定今晚就能盼上大孙子了。

钟毓秀是被马给驮回来的，饶是一身武力也架不住连日奔波，那些掌柜的偏生都不是好糊弄的，个个精明得紧。

她太困了，半眯着眼混进了屋。由着几个丫鬟摆弄梳洗，谢屿槿坐在窗下垂着睫毛看手中一卷册子，只是许久未曾翻动一页。

等丫鬟们退了下去，她往床上一扑，双眼就跟沾了浆糊似的怎么都睁不开了。

谢屿槿忍不住撂了书，看她不过片刻就睡得香甜。

他又是恼又是怨，说不上来怨什么，心里想起忽然觉着好笑。

「槿槿.....」钟毓秀没睁眼，软糯糯的唤他。

「嗯。」谢屿槿替她盖上了被子。

「对不住，铺里太忙了，这半个来月竟是连跟你吃饭的功夫都没有。」

谢屿槿掖了掖被角，钟毓秀的脑袋往里缩了缩，露出一双眼睛：「等下个月中旬铺里结了账，咱们去别苑玩两天，好不好？」

暖乎乎的手指从被窝里伸出来勾着他的衣袖，晃阿晃，把人的心摇得直痒痒。

「醒了是不是？嗯？」谢屿槿俯身凑上前，钟毓秀把头都缩了进去，唔唔的不知说什么。

谢屿槿不由分说，手伸进被窝里攀上她的衣带，被窝里的钟毓秀咯咯直喊痒，他有点无奈，掀开锦被，寻着她微张的唇贴了上去。

「还痒吗？」谢屿槿唇上的水印格外撩人，声音沙哑。

钟毓秀垂眸，面上飞霞一片。

「书信也不捎？嗯？连写几个字的功夫都没有吗？」

「我寻思着三五天便归了，要是叫人送信，指不定我人回来了，信还没到呢。这一来二去，也就忘了。」钟毓秀见他面色不善，哄他说：「下次不会了。」

「得空写两个字打发我便好。」

钟毓秀抬眼看他：「写什么？」

「写你想我。」

情至浓时，谢屿槿脸红得滴血，正要摆正君子风范，徐徐图之，却见身下女子闭目酣睡，呼吸绵长，分明早已会了周公。

谢屿槿支着脑袋，有些颓然。半晌才翻身躺下，扭头看她：「你真是……」

罢了罢了，别说是杀了，就是一声斥责都舍不得了。

夜长梦多，谢屿槿又一次惊醒，慌忙摸向床边，那人抱着他的胳膊蹭脸，还咂巴了几下嘴。

谢屿槿慢慢软和了下来，就着熹微的晨光看着她的脸，分不清这是梦还是现实。

阳春三月，草长莺飞。

钟毓秀勒马长吁，一旁的秋萍接了披风，三年前钟毓秀将她许给外头看园子的钱管家，脱了奴籍，陪了一份丰厚的嫁妆。

翻身下马，直直朝着后院去，绕过假山凉亭，长廊尽头一男子牵着娃娃停下了脚步。

「我策马回来的，路上一点都没耽搁。」

男子脱了少年相，显得更加挺拔冷峻了。

钟毓秀隔着几步远拍了拍手：「牙牙，过来让阿娘抱抱。」

娃娃歪头看看她，转身抱紧了自家阿爹的腿。

谢屿槿皱了皱眉，这个小名实在难听。钟毓秀有些尴尬地收回手，挠了挠脖子，她诸事繁忙，钟渝琬生下来后大半时间都是谢屿槿在带的。

「用过早饭了？」谢屿槿将钟渝琬扒拉开一点，牵了她的手问。

钟渝琬揪着他的裤脚不放，谢屿槿皱了皱眉头：「自己走。」

钟渝琬鼓着腮帮子依依不舍松了手，低着脑袋迈大步跟在后面。

「还没。」钟毓秀有些不忍，但也不敢管。谢屿樨有他自己的道理，她不能贸然插手管教孩子。

「我陪你用点。」

到了饭厅，桌上摆着的早点还冒着热气。

「啊，你早知道.....」

「嗯，半个月前就算着了。」谢屿樨夹了一个生煎包搁在她碗内。

她一路上下榻何处，一日三餐，途中所遇，事无巨细，他都一清二楚。

吃罢了饭，钟毓秀去跟老太爷请了安。

回了屋，钟渝琬已经被抱去老太爷那边睡午觉了，谢屿樨坐在桌前看账本。

三年前他就接手了内账，全府上下包括外面的商铺掌柜的没一个敢造次的。

「对不住，不管是渝琬还是爷爷，甚至钟家，我都亏欠你太多。」钟毓秀翻到一本小册子，是谢屿樨给孩子写的开蒙小书。

谢屿槿放下笔，抬眼看她，从前他觉着孩子兴许能绑住她的手脚，却不知这孩子束缚的却是他。

渝珈太小，无法随他们出门奔波，大些后还得请名师教导，时刻留心。

谢屿槿伸出手将她拉坐在膝上，刚才的话避而不谈：「生意上有难事？」

钟毓秀将头靠在他肩头：「没有难事也不叫做生意了，关中那批货被人劫了，龙凡天干的。他早盯着咱们关中的地盘，这次我没留意叫他钻了空子，损失不大，就是面上过不去。」

谢屿槿抚着她的长发，听她细讲。末了，他道：「楚姑娘上个月去了塞北，她说十年八年估计不会回渝州了，你在我便替你回了。」

「啊。」钟毓秀轻呼，塞北苦寒之地，她一弱质女子竟然孤身去了那里，转念一想，她又点点头：「挺好，挺好。」

深更半夜，全府上下皆深睡时，谢屿槿忽然睁开眼。

刚要悄悄起身，被钟毓秀一把抓住：「去哪？」

她打了个呵欠，有些无奈。

「已经杀过一次了，再杀一次又何妨？」

钟毓秀哭笑不得：「也就抢了个小生意，罪不至死吧。」

谢屿樨沉着脸没吭声，钟毓秀八爪鱼一样的缠上了他：「睡吧睡吧，夜还长着呢。」

天知道时时刻刻按着想武力解决问题的小疯子，要少睡多少觉。

还好，余生很长。

【番外 1】

钟渝琊人还没有柜台高的时候，就站在小板凳上跟老掌柜学打算盘了。

记不住口诀或是打得太慢，老掌柜还没斥责，他爹那戒尺就先落在了掌心上。

五岁生辰那年，太爷爷将他抱在膝上，扬言只要宝贝渝琊开口，就是天上的月亮都给他摘下来。

钟渝琊掰着手指想了很久，他爹最喜欢的那本游记里曾经夹着一片泛黄的树叶，听下人说，他爹娘曾到过一个叫下山村的地方，也就是在那里有的他。

不过那片树叶被他玩丢了，为此他爹罚他抄了十遍书，错一个字都得重来。

「我要下山村的梨树。」钟渝琊想，一片叶子算什么，他把整棵树都挖来。

钟老太爷问不出个所以然，既然是小孙子要的，第二天他就带着一帮人去了昆仑山。

钟毓秀听到这消息，差点没背过气去。老太爷身子骨本就不好，为了孩子一句戏言跋山涉水，途中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她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。钟毓秀越想越气，一边差人去追老爷子，一边忍不住将小崽子锤了一顿。也没真打，就是拍了两下，还捡肉多的地方拍。

钟渝瑯小脸涨红，忍着一包泪哼哼唧唧死活不求饶。一旁的谢屿槿脸色愈发难看，见她撸袖子便将孩子抱了起来：「你不心疼他也就罢了，何必对他动手？」

钟毓秀叉腰气喘吁吁，差点没被谢屿槿一副护崽的模样给气乐了。分明平日里对渝瑯最严厉的是他，现在不辨是非护孩子还是他。

谢屿槿抱着孩子转身进屋给她吃了个闭门羹，她哄了两日，谢屿槿都一副高岭之花不可攀摘的模样，夜里随她又亲又蹭，憋得狠了就闭目入定，仿佛她是那要吃人的妖精。

不日，钟老太爷带着人回来了，顺道带回了下山村所有的梨树。

「秀秀放心，爷爷都是给过钱的。连根都挖回来了，就移种在渝瑯窗下。」钟老太爷拍着胸脯道。

钟毓秀扶额直叹，一旁的谢屿槿踹了一脚小崽子，钟渝瑯连忙上前抱着钟老太爷的腿哭着道歉：「太爷爷，渝瑯错了，以后

再也不敢了。」

一时间爷慈孙孝，好不融洽。

恐梨花树栽种不活，九棵树全剪了枝丫，只剩下树干。钟毓秀盯着人种树，忽然看到一棵树上有熟悉的疤痕。

「这棵树……」钟毓秀忽然忆起往昔。那还是在下山村的时候，他们所住的小屋前就有一个歪脖子梨树，梨花开的时候，密密匝匝，堆满了枝丫。

她在树下喝茶躲懒，谢屿槿在院里劈柴，阳光渐暖，蜜蜂在枝头嗡嗡。看得久了，她捧着脸不怀好意地冲他喊：「槿槿，怪热的，你把上衣脱了吧。」

谢屿槿瞥了她一眼，反而把衣领又紧了紧。她讨了个没趣，趁谢屿槿去洗澡，悄悄溜了进去。谢屿槿刚巧脱了上衣，水流顺着小腹一路向下，她从背后抱了他，濡湿了一身干净的衣服。

「小心着凉。」谢屿槿去拿帕子，却让她惹了一层火。

她小脸蹭着他的脊背，有时候谢屿槿感觉他就像是她手底下的一只猫，高兴了便抱在怀里使劲揉搓，嘴里大呼：「槿槿好可爱好乖呀，软乎乎的。」

他掰开钟毓秀的手，转身轻叹了口气，俯身吻了上去。

是夜，明月高悬，村里偶尔传来几声犬吠。她披了衣衫打开屋门，承载一身月辉走到梨树下，看着上面一个节结怔怔出神。

谢屿槿不知何时站在了她的身后，偶尔看看月亮，更多时候望着她。

「槿槿，如果，我说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呢？」

良久，她被谢屿槿圈在怀里：「说什么傻话？」谢屿槿转过她的身子，遮住了她的眼压在梨树上。

花瓣徐徐飘落，落了满身。

事后，她脸红得跟煮熟的虾子似的，连眼睛都不敢睁开。谢屿槿恍若无人施施然披上外袍打横抱了她往屋里走。

「你就不怕有人过来？」

「深更半夜，哪里有人？」

「万一有人呢？过路的，打更的，出来没事遛弯的……」

「练功为数不多的好处之一就是能耳听八方，秀秀，我耳朵很好。」

连你怦怦的心跳都能听到。

【番外 2】

钟渝琊长到八岁的时候，钟老太爷开始羡慕起隔壁王家有个乖巧可爱的小孙女。

谢屿槿照旧在廊下看书，老太爷咳嗽两声开始表演：「我那小孙女啊如花似玉，满渝州城都没几个比得上她.....」

这熟悉的开头，这让人头皮一紧的语气。谢屿槿揉着眉心，他好久不曾头疼过了。

秋萍在钟老太爷的示意下端来一杯枸杞茶，说是茶，里面的枸杞都快冒尖了。

「要是再多个女娃，哎哟，那得多贴心。」钟老太爷眯着眼睛吐了个烟圈：「跟个糯米丸子似的，牵着去逛庙会，甜甜地叫我太爷爷。」

谢屿槿听不下去，起身往外走，撞上刚巡视铺子回来钟毓秀。

「怎么了，脸色这么难看呢。」钟毓秀转眼见老太爷在那絮叨，陪着笑拉着谢屿槿往外走。

到了后街，钟毓秀道：「你少听爷爷胡说，他就是闲的，牙牙管不住了才唠叨你。」

知道她误会了，谢屿槿也没解释，拉着她的手走在街边。渝州民风开放，但当街拉扯，即便是夫妻也是鲜有的。

钟毓秀才不管这些，一路上认识她的人不少，一口一个「钟当家」「钟掌柜」的打招呼，看向她身边的谢屿槿，没有一个不惊艳的。

常人都道，钟当家的夫婿长得极好，只是除了生意上的事，他很少在外行走，现在看来所言非虚。

「槿槿，今儿有花车游街。城北张公子会乘车出来，咱们现在去占个好位置还能看一眼。」钟毓秀伸长了脖子眺望街头。

「张公子？」

「渝州出了名的美男子，他每次出街都能接一车的木瓜，更别提香帕了，咱们渝州女儿送的帕子都够他开个成衣店了。」

谢屿槿抿了抿嘴：「你为何要看他？」

「唔。」钟毓秀被问住了，要说美男子，家里不是有一位吗？

没等她回答，人群涌了过来，谢屿槿气恼，早松了她的手，一眨眼的工夫，他们俩就被冲散了。

钟毓秀左右见不着人影，便站在自家大宅后门候着。等到日薄西山，谢屿槿才一副炸了毛的样子颓然走了回来。

他怀里抱着几十条香帕，木瓜汁染红了衣袍，背上甚至还背了个大篓子，里面堆满了木瓜和南瓜。

钟毓秀睁大了眼，捂住嘴憋红了脸。谢屿槿横了她一眼，将篓子放在地下，看着大南瓜左右为难，这是几个老妪硬塞给他的。

在钟毓秀实在憋不住笑之前，谢屿槿将她拎过来当街叫她闭了嘴。

晚上吃了一顿南瓜宴，谢屿槿其实骨子里是个极善良的人。

年轻女子送的帕子他塞给了钟毓秀，木瓜全赏了下人，只有几个南瓜还是留着吃了。

饭桌上，钟老太爷老生常谈，钟毓秀差点没被南瓜羹给呛着。

「爷爷，求您放过我吧，您还嫌牙牙一个不够折腾呢。」钟毓秀叫苦不迭。

谢屿樨垂眸喝汤，十分怡然。

等祖孙俩你来我往过了几十个回合，生娃娃的事暂且告一段落。

是夜，钟渝琊大着胆子问谢屿樨：「阿爹，为什么不给我生个小妹妹啊？隔壁的小妹妹多好玩啊。」

谢屿樨偏头看向窗外，钟毓秀在院中清点箱子，神情专注，明日一早她又得去赶去关外了。

他也很想伴她走天涯。眼看着渝琊一天天长，很快他就能放开手。从此，天涯海角，与她永不分离。

本文由 Circle 阅读模式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